郝雪海先生筆記

論學俚言

王學質疑 附錄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郝雪海先生筆記

郝　浴　撰

本館據畿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郝雪海先生筆記

郝雪海先生筆記卷一

孟夫子曰。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又曰。脩身所以立命。孔子曰。湯武革命。周公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固知聖人造命之功全在人理。盡一分人理。乃是造一分命。盡十分人理。乃是造十分命也。凡人越陽剛則越仁。越陰柔則越毒。仁則益明。毒則益惑。此萬物之理。不但於人。究其病總是陰之流弊。陷溺其中而不肯放手躍出也。

表裏無欺則洞然四開。

癡人隨事信人。詐人隨事疑人。以癡以詐。總是自愚。安能知眞是眞非乎。況又辨君子小人耶。

從此極力開闢將去。但有嫌厭抵恨之意。便是爲欲所束。小了天地胷襟。

胷前胚胎。原以所嗜不遂。甚或觸之而成。從今再莫令其發作。才動卽自以爲小而可恥。漸得他開釋了。不與一切人較量矣。

惟大極則可以行仁。仁則益大。

無神明變化之才。不可橫行天下。湯事葛伯。文事畎夷。句踐臣吳。梁公臣周。各用其意之所往。己亦何拘。人自莫測。戊申之冬。應衙夜語。偶及煥臺趙師叔子。謂矢口罵人。是其貧賤之象。

當力格蔽我之物以大收吾心終做海內第一件事
不孝浴、願終改頹然自放之惡終歸於大保天倫曲成善類之位奉壯穆夫子以爲盟主敬之哉
直恁得撞開天門八面光明毫無遮攔
晉公子重耳、十九年寄身他國而卒以伯領諸侯中山元德半生飄泊依呂布、依袁紹、依曹孟德、依劉景升又依孫仲謀而陸遜譏其前后用兵多敗少成然卒能鼎分天下顧其所蘊蓄者何如耳
不孝浴、每於平旦審察此生已無嘉會不得妄動取悔惟隨時藏身尙堪努力於道庶易簀之日此心漸漸光明是今生所辦耳
浴四十年來所見都是從文義上推解的假似之理安能直下見之於行措之於事乎
大道在我而不在外萬物皆緊總由我開乃專於見上揣量其形容是禽鹿視肉也
犯險冒禍以求父母之歡觸怒違理以望仇敵之恩自開闢以來有是人情乎不得其歡則怨不得其恩則恥試自問此種心性從何處生來嗚呼愚乎謬哉
己酉人日之后自德安向漢口舟中自相元首初筮明彝之四曰入于左腹獲明彝之心于出門庭再內筮巽之九二曰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更以希聖筮漸之二曰漸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觀此則知向後尙得因敵出險爲講學林下之象
其實外清內濁凡事有始無終黃鶴元武告以首汚龍泉之害尙不晤乎

山陰劉念臺作人譜三篇。其言微過。最是妄的病痛。妄無面目。妄乃生僞。妄根所中曰惑。至七情流變而溢喜、遷怒、傷哀、多懼、溺愛、作惡、縱欲。而妄之眞面目於此斯見。周子通書言妄復則無妄。故无妄次復不孝。浴、胷前夙痣。正是此物。平時游思紛擾。不根而生。到臨事輒多貪、多慾、多怒、多愁、多憂、多懼、多哀、內而瞞心。外而攢眉。總只是他爲祟。不盡解開不得進步。

曾夫子言正心致知。浴於大江舟中自省。此中全是物據。見外物則此物或爭而莫禁。或恐而不前。並不得露出一分知覺。何處更討心來。孟夫子所謂陷溺其心。

聖人於凶吉賓嘉等事。定爲大中之禮。所以充仁義之分量。杜邪妄之惡路。有其心而無以引之。則不大滿天理。或有其情而無以節之。則一往而滯於物。反成背道滅性之大過。或更駭激陷入大惡。則無所不至。己酉。岳陽樓下泊舟。偶聞張僕述曲少年之言。謂吾於山中沈醉痛哭。以家庭骨肉之情相訴。吁。有是理乎。人當力絕妄念。使胷中空洞無物。無隨處自貽伊慼也。

此心一念向外。則炎上而爲火。故能知來。一念向內。則就下而爲水。故能藏往。浴此心經歲外馳而不返。將五臟皆爛而爲火。勢必五官俱暈。尙安望此中之翕然大受。朗然內含乎。

行止坐臥。力破此中成見。無成見則胷次漸開。

再莫護惜虛名。反使此中受他遮蔽。

一向全爲聲色所奪。故迷而不返。世亂俗濁。舉目盡是惡道。當極力自反。始不爲所陷。所謂聲色全非歌

舞之類.

除收放心之外.更無一物可格.一理可窮.

摧辱一加.便忽然內忌.卽此是物格而化之.然后浩然之氣充.而此心可以不動.則大受有餘矣.此處不早自打開.文章事功.總屬門面.況未必乎.

學者喜於外面求好.雖不盡是掩著.然外陽內陰.上陽下陰.究竟是否剝之局.精神動輒向外.何由得有陽來.須是掉斷內外.從六合直貫頭臚.見一旦豁然開出.始是大君子眞實受用.

橫逆一加.便自沮喪.是打著好名好色種子.若此中原是天理開明.只是洞然無疑.威然岳立.無孛子亂的他也.

古學爲己.今學爲人.正是平日得力不得力.受病不受病處.四海九州.龍荒金殿.何處不是自己.只時時做自己事.則高明日躋.

此中不能豁然覺.翕然受.總是個的.然外視病根.橫截於胷臆之間.只是廓然體認此心全體處.則陷塞之病漸脫.

不忠、不孝、不友、不悌.非盡出於人欲之私.亦或有一念之善.反以激而成惡.蓋丈夫胷中.常有一段磊落向上之心.儻不得遂而見知於其所往.則不勝苦憤.於國或有一種邪諛之朋比.於家或有一輩狎媟之妻妾.依然與之相順.其鬱勃之懷.反不覺傾瀉.彼一段僞妄破敗之氣.飲之似甘.親之似愛.而忠孝悌友

之本心。反爲其所惑。其仰視親上反不如彼。遂因而成大逆大惡者有之。故聖人愼之而懼履霜之漸。所以爲家爲國。必要親賢從善。蓋賢與善正是向上的已效之規矩。親之從之。則中間種種差殊惡路。都走不到那邊。雖舜文可望在吾前作高山景行也。岳陽入湖記。時己酉二月初六也。

不孝之罪已上通於天。尙何區區名義之徇乎。

儻此身純化天理。則帝視斯人。有不陶鎔而愛之者乎。儻此身全成人欲。則物視斯人。有不厭惡而傷之者乎。或帝或物。皆指此加人之心而言也。

上帝至仁。故生理無窮。天地大仁。故生生無極。此萬世生人之宗也。人者、仁也。仁者、人也。於是乎體認而一之。

只是到處豁然平常並無一毫事。卽有拂情之遭。橫逆之入。我此中一發平常不動。這便是天地爲心爲量也。平之極矣。五月望日。退省書於積福菴。

孳孳好善。休休好善。好善於家。好善於國。好善於天下。去其私己之情。不嫉、不忌、不病。方是眞好善。

造化之奇。人不能敵。如丹砂珠玉之美。貂狐豽狸之煖。橘柑桃蘋之香。松杉楠柏之材。參歸蓍連之藥。皆非蜀錦吳綃。黃粱白粲。由人力而成者之所能及也。故聖教之材不如天授之才。至如吾孔子縱之以天。而又鎔之以聖。自生民以來。未有能盛此中庸者也。故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

當機不辨。只是胷中有物。不能了然四豁洞見來事之首尾。故下手處悶。

如上第一區堂奧庭階樓臺池榭無不位置如法卽一室之中棟梁柱石窗戶門闥莫不結搆得體乃向爲風沙塵埋狐鼠蠭蛸之所據土障其門此所謂禮也而己蔽之矣今一旦掘去其塞門之土盡行掃除以還其行住坐臥飲食燕樂之舊地全局卽是復禮曰此禮也而何以謂之仁曰連當家主人翁都衣錦還鄉坐在畫錦堂內

凡物之大者順之則惟恐不吾生逆之則惟恐不吾滅所以然者順則彼親逆則彼仇親則與彼一體人安有不自愛其手足腹心者乎雖聖人亦曰外柔順夫當文王之柔順於朝歌也則常人常人之極矣曾復有一毫見三分有二之氣象此孔子所以有畏匡諾貨之時而孟子亦以多太王句踐之智也

孟子自言其浩然之氣得直養無害者由於集義慊心而其工夫則全在必有事焉一段常有所務在身曰事專主一節於前而不放曰正氣所由生由於心而不由於心在命根也氣所由養不由於心而由於心自心源也故於有事勿正之下添出一心字忘則無心助則有心合觀此段而密體於身心之間分明畫出個養氣的圖樣心者義之所從出也氣之所由養也言之所自生也義精而氣配於道言合於理心之所以不動也

氣不浩然必心有蓋蔽蔽則成物久則成我不格不克則大愚自錮格之克之則大知自豁其所由來竟是耳目故顏有四勿孟有一思勿忽外絕以爲末事也此處正是本領

每一提念則煩惱淒然內生是見在所結未成之物每一省察則邪慝冥然莫解是前生久結已成之物

惟自反最初。天所以與我者。便灑灑然冰解凍釋。豁然出頭矣。

此心牽於外誘之私。悲惑忿懥紛然乘奪。不暇內反。使稍稍近理。故自縈自縮積而成物。若此心奮捨外私。便自輕省向內。此中漸漸似有覺察者。所謂知也。必欲致此知令內外通徹。惺然盡爲我用。必勘透此物。犁然盡還其自然之理。而後瑩然一片皆知矣。若不是此等推極。此物自蓋頭上。日爲物所愚惑劫奪以去。何知之有。卽謂知止。亦必此物不蔽。而後此知清深內含在立命處。總言之不察而外馳便是物。察焉而內含便是知。陽明先生謂共是一物不差。只欠至善耳。

凡此中忿不能平。積不能堪。牽不能斷。此正是物。所謂人欲之私也。此處全不是我。若肯棄此一種念頭。只管反而求我。自然轉到天理處。

明經博古。力行好學。自附於儒林者則有之矣。若眞知帝王聖賢之學。以孔孟爲師者。吾未之聞也。千載之間。其尙有兩程夫子乎。

向只在檢點應付處作工夫。並未嘗實樹不拔之大本。於密牖之衷以自育。故於攢湊處一窮。內便索然無有。須向獨知處醒豁培養起來始得。

處處退讓。舍己從人。纔是密勤修道工夫。若執意見以自貧。妄以爲雖困不屈。正是味道觸禍無知小人。不但從前所沾滯之富貴聲色是妄。卽欲拘拘於兄弟妻子。並意中介介一念之忠孝亦是妄。蓋以原不發於天理降衷之初。不過從後天感奮激楚而起。是皆偏私小見。非吾周公仲尼蕩蕩平平之道。大中至

正之心也。

郝雪海先生筆記卷二

浴乎自今以往.不消惱人.不消怨人.不消害人.不消怕人.不消嫌人.不消怵人.何也.非仁心也.不要癡心.不要掛心.不要貪心.不要偏心.不要邪心.不要躁心.何也.有天理有天命也.

這天理衝然發生於人情世道之中.應吉應凶.應滿應歉.是麼力量.權勢能操奪得他.是麼巧詐閃爍能變換得他.聖賢於此省了多少心.都用在窮理盡性上討了.蓋世得高明快樂.至於分所應得.較妄貪的不曾少卻.

刀可吞.命可盡.而此心不可外馳.此欲不可稍縱.此怒不可妄逞.尙有不能忍受之事者.則眞禽獸同歸矣.

若從此以往.皆是縱欲敗度之事.不如早死.免受嗜慾之侵.若從此以往.尙是窮理盡性之圖.又安用任冉於富貴聲色之中也.貧賤患難.正好進修.

丈夫不循理自奮.而終日周旋徇人.反成牽制自生拘攣也.

且莫憑空去討好.失卻自己本色.夫天下之人時至事起.誰不可以有爲哉.進退超超.是在我矣.

質既遲拙.凡遇一事一物.必從容理其端緒.以窮究其根柢.上下條暢.則心亦因而貫通.不致走失.今乃躁急浮淺.一味從外面瞥過.心全不得了了.其故事非益多.心迷益甚.茫茫牽掣.並心亦不知何往.而言

照察事物之理乎。

凡際目前一切巨細人物世勢。輒怯忌不能自主。此是根本處不極培養而一於外貌之趨飾。故大者不預立而小者隨來隨奪也。程子之工夫。尙可緩乎哉。

五月念八日。過南院何脩上人。以言加人不自知其詬也。或以言詬之。卽悻悻然自拂而去。以此推浴之向來以口舌傷物。令人難受。己全不覺及人。或以惡語莠言來侮。輒艴然不悅。甘與恝絕。乃知全是一段野人僻陋之性。如棄家忘親之浮圖然。豈大人君子中和溫厚之器量哉。且聖人往往以言爲戒旨哉。往往以容爲德美哉。切莫動輒便以言語傷人。動輒便自發作。不能容物也。從此力反於厚。仰師文王孔子之爲心。

如陽明之學。不過行事不受物之累。不是行事必本心之仁。行事必本乎心之仁者。程夫人之學也。所以顏夫子大與閔冉同科。觀閔冉孝弟之行。然后謂之德行。則知顏夫子之屢空。特以能其超氣稟而顏夫子之復禮。則渾然是一團生理也。此吾儒二氏之別。

五月念九。夢入帝堯之宮。以爲羣帝在焉。見石碣如林。不可以數計。而上皆古字嶙峋。森森於大木之下。浴不及內見而醒。當是智力向往之不專也。

惟務博聞。不知治內。

自恨外露而內暗。無人之理。必前世之迷而爲物也。顧何物乎。自箴得謙之九三。念四十八歲之惡。其艮

在上。當是剝在內。則純是陰矣。方險惡昏昧之是苦。而曾何明之可復乎。今天牖其衷。若得退其艮於腹之中。屹然內主。忠信宰焉。一切不求表著。斂之又斂。而乾陽在內。尙庶幾有有人之望與。庚戌五月二十九日。張儀郭積福精舍書以自勉。

此中於所怨如是難轉。是人欲重執。未能返到天理處也。若到得天理處。則衝然不見物礙。天、地、日、月、山、河、社稷、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漢祖、唐宗、宋祖、周程、張、朱、明太祖、薛文清、王文成、諸大帝王聖賢。浴願得開明此理。生生世世以報君親。以報天下之蒼生。

粗心浮氣。用不著一點纔不含容。極力裝聾做啞。使轉眼要去仰他嗅息。卻又多了一番周旋。甚矣一往之氣。斷非濟世保身之大人也。

天道寬渾又且寬渾著。地道厚善又且厚善著。

浴數年來齊心露禱。悔過遷善。以盡其在己。又求差冒險。間關跋涉。以趨其天時。因屈辱百端。以重利顯宦請和於仇讐。又熱喪極痛。倒行逆施。以竭蹶乞命於怨家。更罄其所藏。以倖萬一於津要。盡人生所謂可恥可恨。極不安命之事全做之矣。而皆不能就。以承一日之歡於膝下。嗚呼。安之哉。是有義命。命在上帝。義在寸心。一步妄行。便是違天。一毫妄想。便是悖義。

到處行所無事。

浴非出而登科入宦。則無由察末世富貴之人情。非罷而遭難履險。則無由知生人難堪之苦趣。非氣質

愚昧。則聰明以往必不能反觀內照。日從事窮理致知之學。以復其初。非患難丁艱。則順禮哀殯。必不能覆傾跌躓。益呈露天性人倫之善。以蹈乎中庸。善哉天地祖宗帝王聖賢之大有造於浴也。戊申六月十二日。張儀門積福院書。

六月十二之夜。夢先大人立於家后樓之中堂上面有卓椅。家大人立而向浴語。衣前代方巾大袍。左右立數人。若家慈及家中尊長。而家大人怒急而責浴。浴强辨以理之所在。如朝廷前雖截取頭去不顧。如之何不辨。浴是日正深體驗祭義。饗帝饗親。氣盛魄盛之理。且爲先大人錄行實大略。命梓人刊板。而家大人儼然質臨於上。且譴呵浴。浴之負氣務外。不近人情而返天理。不能將順大人於幽冥之中。以舒其積鬱煩惱之情。所謂惠於宗公。而神罔時怨。神罔時恫者安在耶。嗚呼。小子警醒恐懼。愼之愼之。力反其本。

遼金元必欲吞噬南宋以至於盡。而開天聖人。卽從南服挺生。太祖成祖必欲殲滅漠北。以犂其庭。而天命眞人。卽從漠北闌入。是卽秦之憤燒詩書。而劉項陳卽全不識字之英雄。卽魏之强收司馬。而懿師炎身卽承顧命之重臣。造化恢恢。可容人有一毫意必固我之見。以參其微而奪其權哉。

南宋殊似不足以爲國。其國步日蹙一日。而儒者正理日益著明。其彷彿弼君。挺然於人倫之中而不亂。如紫陽、象山、敬夫、九峯、東萊、西山。以至國亡家破。而天祥秀夫終以性命死生。捍朝廷而趨君父。此眞太祖一段讓國愛賢之誠心。程夫子一門齊家治國之大道。所以宣泄流注煜煜。此中華之理。雖元金遼徧

蹤中原而必不能淹沒沈淪者也。

十四日。以柏杜之意以爲柏囑敕書事。今行文取典籍口供。若典籍彼此相推。是並高陽亦愚其中矣。獨不爲高陽先生慮乎。若內主以爲久結之案。卽用行察。□□□□□老□移書高陽公議而票擬則老□功高而名不露。是大有造於維桑矣。以此關係之言投人。是在夢中。

十五日。晨起禮天。自悔居心之不廣。願力還天理以內主於中。消其浮妄以寡過。

使北人主南則國日張。可以抗中原而有餘。使南人主北。則朝政日亂。必至保中國而不足。北人多賢。南人多能。在位在職。非大人不能秉國均而攬朝權也。南人水浮。多無定在。然反能大其族於萬丁。北人土著。皆有定在。然不能蕃其姓於百人。何也。南人好以勢利相附。故其風俗不整。北人各以身家自保。故其名分易拘。拘則易至自便而去。附則必至聚族而謀。

浴所以愚心不收。所以不能有覺。腎不交所以不能强記。心紛然上出。若有物於頭臚胷臆之間。以爪牙攖物。昏然不辨善惡是非。心已成塊然蠢動無靈之物。安能翕然返到腔子裏來。立乎其大。令蔽物之耳目退聽乎。須是放舍向外一切。且孳孳內密。忘其上而通其下。潛於志腎而爲智。第一不發作起怒生嗔。又催他暴露出來。不得隨天理自轉。

管商申韓之流。胷中各賦有一種才。隨其才氣所近所之。遂創爲一家言語。儘能照依所引。做出效驗事業來。然絕與本性無涉。故與所遭時勢上去得。與本體根源上來不得。勢必有著迷不通處。遇著才略相

近者只管率意亂做不顧人心天理若才稍不同或是無才便一步難行方知聖人格致誠正之學一入手即能會心開發仁智種性日有火燃泉達之妙出諸己而無窮加諸人而不悖功業日著而且神明日開身心日泰乃是萬世無敝之道賢愚共由之亨途也陰陽太和自然與雲致雨昭蘇萬物如后代漢唐開代之君英武倜儻就如粗風暴雨霹靂閃電一般只爲世道人心已趨到頑愚難醒處故以此種才具創之然畢竟依傍聖人家法始得有成還你個有國有家的世界生平俗情有都堂之欲庚戌六月有山左都堂之任朝紳祖於張儀門外以楊价侯於郭令來時馳報以觀其似价誤直至過而後聞何其屑屑無高臥不顧之襟期哉從今力浣此鄙陋之念古人云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

與涿郡太守任月坡書

高鶴樓下卮酒一別又兩年所矣去國之人支離如昨而先嚴未葬早夜咎懷益深夙疴竊念進無所就退多所慚無亦離羣索居之過乎老年兄來牧輦下借廈良多三輔六雄之名大夫可再見於今日矣中堂老師文章掌故經術名德天下一人也前代以深詆中涓林下高臥二十年讀盡古人之書且胷中灑灑不掛一塵非大智大賢而能之乎本朝以隆禮天差墨根王封聘書一緘敦請入朝時當開創之初引據舊章參決大政天下陰受其福至於世祖章皇帝欲特設各監中堂歷引古今刑餘不得預政之例以爭之至於批鱗逆耳犯先帝之顏色而不顧當是時先帝重之同列危之而天下殊未之知也今上偶過

易水。召至行在。賜金賜幣。將以勝國之史咨焉。是誠天下蒼生所庶幾。而一旦幸之者也。若夫藻鑑不才。又獨深立雪之顧。老父母爲朝廷禮大臣。爲道義仰名儒。爲故舊思源淵。想不遺餘力而讓能乎。好一分仁義禮智家當。倩受來富有四海。

甚矣天道之奧。地道之密。非日月山河燦列於人耳目之前者之所能盡也。嘗見漢高宏朴。謂周勃厚重少文。安劉必勃。又言蕭相謹愼。此其察人在居心。而不在行事出言之間也。又見昭烈謂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武侯直待僨事而後。追念先帝之明。則知昭烈知信武侯。又更極高深。則以知此兩帝。其培養獨厚。獨藏而非名聞衆著者之所得窺也。吁。鬼神之所不能盡窺者也。吾府鳴泉先生、儕鶴先生。皆位躋尚書。而趙名獨轟貫四海。其子卽徵而且不繼。至於梁愈傳愈盛。孕尚書侍郎。至於幾傳。此非於不聞不見中。獨有忠厚之陰騭哉。使必詡詡於眉睫。肆其矜尚。何其偸漏宣洩造化之奧密乎。竊見勃以武略居相位。偶因用人曰某者其人文深。不可以居大府。其用心若是。豈不益知高帝所以知勃。及所以用人用心。蓄積於聖子神孫無窮之美意哉。吁。關雎麟趾之美。其美雖詩人三百篇中。不能以言語形容也。善哉。

積福院夏六月念二日書。不孝浴謹記。

不孝浴啓。罪廢以來。無禮不情。負罪先闕於父母。至於以次到處支離。益成愆尤。然理窮時厄。非設心眞敢有不肖也。勢不能耳。故不得立其心。多此類也。及親大典。他非所望。至如鄉同年、會同年、同鄉黨、同衙門、四項。錫以祭章。或亦情理分義之不能外者。而不孝浴念分殊身遠。雲泥日隔。每趑趄噤噓。足難前上。

口不能開。而老宗臺慨然惻然。自發於至仁之懷。婉轉請事於諸公。謂在所必行。不孝浴雖不敢面稱揚高厚。而此心之淚血自飲。感戴於暗室苫塊之際。雖九死難忘。至於恩透重泉。大足以發幽冥之泣矣。記嚴親在日。曾指浴於老宗臺以誨之曰。年齊分等。而何以獨覺寬大通曉之器識十倍於汝乎。汝若以此爲師吾信。汝崇班可以立躋至。如師心自用。皆吾所不願也。痛哉。不孝浴。竊欲載此言於行實之中。以鳴嚴親知人知子之明。彰不孝浴自棄之過。又嫌於妄攀高引。自附菁類之末。欲不言而天地神明實聞此語也。痛哉。咎心疾首。無以逃誅。擬於今秋冬之間。襄此大事。待臨期再報。屢承行述之問。謹奉五册。尚圖向玉翁吉翁爲狀以文之。自當叩求。不煩縈懷。至於四項。諸君子以不孝浴之賤陋不齒。則安敢仰請。所賴至德深愛。有以取重於關切以成義舉耳。偶聞母命暫回定州。行矣不敢面叩捧函。臨發泣血泥首於庭下。以遙盡此禮。死罪死罪。

八月十六日之晨。於深州署中。將起。忽有寒虫來飛於榻間。瀠洄再四。知其爲報信之驗也。稍焉。果一家人持北方之信至。寒虫自朔生。故朔之寒羽來臨也。是夜燈下記於衡水西關。

八月十一日於深州察院。夢同二三人在一處。將出外行。伊二三人與作別。似不甚慊意。遲焉。彼中一人坐地上。若與浴同等之人。今爲堂上僉憲。實旗人也。呼浴變而教之。浴心敬其堂官而且教我。乃整衣冠肅禮而聽。遲之伊二三人俱至。皆若同衙門。滿洲之尊官。諷言相勸。言你之才不但達子忌你。連蠻子也忌你。其勸之者。似是麻謙六。不知何解。謹記之。

庚申年六月初十日奉上諭。羣臣齋戒三日。爲天旱將致祭於太歲元帝關帝都城隍之神以祈雨。齋至十二日前晚。浴自擬登花園平樓之頂。敬禮四神。夜中先夢浴先慈以七十餘位神配祭浴先嚴。若先慈順敬之不誠而惡浴。浴伏首向先慈痛哭。而先慈因亦痛哭恕之。遲焉又夢浴欲往就一籓貴處讀書。而崔夏章以爲同在彼處爲便。忽手一古書。似是禮記之類。上簡出二篇。俱似大字爲句。而細字分註。連看幾段。皆與籓貴之病相合。浴細看亦與浴病最宜。如所云太期前命。蓋以爲分付人辦某事謂之前命。期必立成務成。而絲毫時刻不能待。謂之太期。言不應以意中之人私而强必難測之天道。橫取有限之人力也。餘段俱切浴病。即一面已有五六十條。浴當力屏私欲。願戀之根。以趨道而澄源。所以免禍也。滇桂萬古爲戒默。以清苦澹泊早退肥遯爲師。深味文夫子之夙教。勿忽。（內記看書時不記篇名因回取書詳看此四字在四字題上是兩顛云云四字前後段似是禮記月令）

十二日午前。晤魏憲。以爲言官之本一上。益將言路抹倒。後一發難扶。艾長人離總憲作司寇。調陳言官參人不實降二。至今臺省恨之。且吏工二部萬一聖詰。謂係徇私何以自立。以爲且少緩無妨。而日月以爲候尙事會議而行。或修省持循至十八再酌乎。

辛酉年廣西署中。十月二十五日。吃飯不下。心懼九月間刻字匠夢愚承襲王位。鎭兩廣。不料十月十二日。簡親王至桂林物故。豈非浴亦應作於桂林乎。捐慾好生。省事戒殺。息怒和顏。以緝熙天理於夙夜。儻仍有責錦之日乎。中房東間謹書。

十一月初三日夢大理王允祚爲世祖手題一小册葉後寫臣王某獻又見伊短衣露身口吃西洋乾餈笛餅此人降而在家又曾作奉天尹浴其降乎今惟自省己躬出言不可惡語傷人且廓量涵容如從前亟於西歸百爲躁求有損無益今應洞然知有天命寬以居之至星日陳言又是以簡默而自失甚矣早夜當從實發天理之公心也

郝雪海先生筆記卷三

不但閱盡此理者。不肯緣於人欲之上。正謂此理純明。人欲何涉。卽稍有知覺省悟者。其視人欲如咀蠟耳。

不從天理上見父子。便不是眞慈眞孝。多少恩愛責成。總是無根人欲。那裏能推到人處。所以好强出頭者。正以其昏滿頭。皆是陰濁之氣。來物一觸。非懼則怒。立牽而去。豈能裁主乎。故當極力靜返。

目今以退藏爲主。觀所做之事。隱之則近似。故知時當如此。文王至聖之訓。所以預示之也。

陰疑于陽必戰。故王莽之極而秀出以戰之。曹操之極而懿出以戰之。夫莽、陰詭也。而世祖以陽德戰之。操、陽惡也。而宣王以陰謀戰之。展轉五季。無非莽操懿裕之變狀。直至截之以隋文。蕩之以唐高。而其氣終不能盡。必俟太宗之貞觀。而後廓然見中天之日焉。未幾而藩鎭跋扈。陽氣又衰。五代相尋。神器操於權臣之手。雖以宋太祖之剛明仁厚。亦終受顧命之罔然。亦累食良弼之報。因循日下。世道隨之。忽至明太祖以至陰之操縱。爲至陽之變化。而君道始得至尊無上。一洗前後五代之陋。與漢高並駕。此陽德之極者矣。

凡人至四十內外。神氣衰則腹垂腰軟。收攝不住。故神氣之旺者表裏精悍。

善哉宋儒文似相如始類俳之言也今夫文士之爲韓、柳、歐、蘇、班、馬、揚、劉也大集古事而擬議乎波瀾頓挫開闔變化之法然後伸紙縱筆一瀉而爲斐然之章豈非彼梨園者輩然狎集於簫幕之內嘈雜塗抹反覆以求其似殆至一開簾而拜跪嘐笑斬然有體遂演爲離合悲歡之奇乎求一言一動之由乎衷根於理不可得也而天下人方且豔羨稱述以爲至美乃望其爲文成之悔哉

甲午之役

聖恩極寬廷議至明王法於是無私天理適得其平尙有何事乎

既處濁世必與一切濁人混一無太分別始得是皆足爲難端也惟大同無我乃化凶爲吉

牝馬後得主必有所受先迷喪朋必有所損夫內有所主外有所損而後成坤之德合坤之道聖人所以止用其六力屬其貞則知此理總在乾九範圍之中也

此心總在後天上緣習蠱惑一旦急切怎還得來其力行絕私可乎

貞者事之幹也冬月藏其陽於陰中而勿用所謂幹幹父之蠱蓋以陰進而通參參陽氣於四爻之艮中以舒其木之仁而不使爲陰所腐陽所錮是乃爲子者於父之已不用事時而默伸其生理者耶化其陰蠕而爲陽德之用是所謂幹父之蠱有子而考無咎者耶子卽近四之震其氣旣裨艮若隨失於四處而蠱得於四處也

九二陽德也以陰巽之權用陰兌之悅以解慰於不動之中德所謂幹母之蠱不可貞耶

九三、以巽餘之權。震初之力。勇於上進而少薄乎上。然其德全在此爻奮發。故雖若見阻於上而實大有補於上也。

六四、未免悅而止裕之矣。然正當上來止勢不可進不得不裕耶。

六五、雷之盡而位之中。力娛上九而直引下諸爻之氣。總通五爻之德。以共及於上九。雷鳴天際。譽著而蠱消。咎厲悔吝之皆除。而利涉而終吉矣。

一陽在上而不動。五爻在下而治。所謂元亨而天下治也。先甲三日。天道之始震也。而卦卻以後甲三日之巽起。後甲三日。天道之終巽也。而卦卻以先甲三日之震成。故孔子以爲終則有始天行也。

返樸還醇。乃所以默成祖宗仁厚之德。語言行動。必歸此旨。戒浮而務外之病。庚戌四月二十四日書。

一去錦官。雲山萬里。二十年風雨寂寞之懷。老年兄有同情乎。人之相謂。莫不謂浴身益遠而名益張。不知古人値此。亦於此理有忻戚否也。每念年兄以不羣之才。出刺任城。爲政有暇。當必於少陵池上太白樓頭。以一觴一咏自娛高懷。欲寄片言苦無彩翼。偶有敝郡來聞官諱粒普者。有親道受事石佛。得託大君子之廈。爲之喜慰。用附一行。遙候興居。儻推故人之分。多方提攜。其人謹而自守。必不負驅策也。抵任之初。儻苦乏資。更希玉成一二。待其璧趙。託庇邀光。豈有既乎。

凡致書於人。尙論古史。必委曲入情。而善引經傳鑑史以證據之。務成一家言。每到鐵嶺。便有上達之意。每到唐城。便有下達之意。蓋風俗人情。雖皆不善。然與之則不免相較而趨於

汗。不與則不較而讀書窮理自若矣。然在鐵嶺雖與之日聚。終格格不相入。而在唐城。一開心見誠則翕然相向。遂有一本百世之意。蓋其天性有在也。

唐明皇之幸蜀也。與裴士淹論相。謂姚崇可以滅賊。知其才所以成開元之功。薄宋璟以爲賣直。不知其品所以釀天寶之亂。太宗既喜房杜之調燮。又納魏王之諍諫。終始勉强。故能卒立貞觀之政。天下巍然不動。如泰山而四維之也。是豈區區安史所能搖乎。才具力量。相懸若此。蓋以太宗英雄揮戈之意。至死不衰。雖美如玉環。猾如祿山。終不能欺掩其萬一。殆所謂全副精神者也。

希賢希聖入道工夫。自不求名始。所以乾之初九。自潛龍勿用起。蓋默默有確乎不可拔之操也。

內解雜念。外無邪行。則天心呈露。

福深慧奧。非一日之積也。

陽氣在外。則驕肆狎侮。陽氣在內。則恐懼修省。洊雷之震。則清疏之力。隱隱然發於重陰密宥之中也。

湧泉腰腎生君處。立命還須收放心。聞道潛龍能勿用。何勞頭角露精神。

夫幼有邪淫密寵。長則必悔。今既無此。且鬢髮星星。然近於老矣。乃不道之是求。命之自立。而顧縈縈苟苟。將反於邪徑託足耶。可以醒然而悟矣。不然還要食甚報。

竊見滿士莫不衣冠濟楚。而儼然有所挾以加人。此最是持不平以自虐。雖受者自屈。然能久相安乎。甚矣銀州人之多此病也。意氣清高。文章道味。何莫非不平之挾持也。又誰能耐此酸薄乎。天地人之大何

處著此。幸早鎔化融此渣滓。
且只是深造根尋。陶瀉渣滓。

郝氏太原之姬姓。在周□□□□□□□□封於郝。殷帝乙之子周。亦封爲郝卿。因氏焉。自明成祖時。自山西之洪洞一支。徙於定州。舊中山國。遂失其先世之次第。徙定者爲成甫公。因受定州北唐堯封侯之舊都曰唐城。有唐水周焉。因卜居。世爲唐城之奇連里人。

成甫公生五。五生秀。秀生虎、字西溪。生汝卿、字君隣。汝卿生維榮、字仁軒。仁軒公實生先大人。自西溪翁力行孝弟。鄉塾信重。値歲凶以所儲嘉穀數千斛。全活里閭無算。有訟者爲質其是非。一社之人無官訟者。自西溪公至君隣公父子勸善。凡七八十年。民不詣有司之廷。世多災祲而一鄉有太平焉。自君隣公及仁軒公義贍鄉黨。仁軒公爲諸生。有慷慨急公之名。一郡賴之。公私事多爲倚辦。自仁軒公及先大人恤隣睦宗。九族有太平焉。

西溪公、君隣公、皆登上壽。元日生辰。子孫滿前。皆衣冠羅跪庭下。聽教訓諄諄。肅然忠厚。嫡長子、嫡長孫、嫡曾長孫。次第起、執爵上壽。不命之起。不敢起。不命之坐。不敢坐。諸婦孫媳。屏息遙拜。閨門之內。肅如朝典。鄉之人化之。繩樞小戶。盡有法家。明經力田之外。無他業。路次齒讓。婦人必曳裙俛首。循道側而行。庶幾仁讓之俗。

仁軒公性剛決。能裁事。人數千百言不能了者。公一二語是非劃然。常面人過。疾惡嚴。同輩無敢犯。愛禮

賢士大夫。遇奇偉崖奮義者。每解橐以趨其急。親族待以舉火者常數十家。

先大人生於明萬歷二十三年乙未正月二十二日子時。卒於康熙七年戊申七月二十二日寅時。享年七十有四。於十七歲迎娶家慈張太孺人。唐北平僕射之後也。子四。長卽不孝浴。順治己丑科進士。原任湖廣道監察御史。娶萬歷乙未科進士戶部郎中守貞李公曾孫女。廣平教授元薦公女。再娶□□王公女。次澄、廩生。娶自先張公女。繼娶癸丑進士太僕寺三登王公孫庠生揚芳公女。繼娶庠生□公女。女三。長適河南虞城令諱文璜麻公季男。太學生滋。次適山東青城令丙戌科進士諱之鼎周公仲男。庠生瑢。次適御史甲戌進士諱毓峒公仲男。廩生憲。孫二十人。木林本震不孝浴出。□澄出。孫女一。不孝浴出。

先大人名□字□號□行二。爲定州之唐城奇連里人。行年七十四歲。以病瀉終於寢。寢疾四十日。漿粒不霑而浩然自得。令子孫日吟詩書。以陶其不盡之情。未嘗一語及私。痛哉。浴之不孝。曾未能盡子之所以於父者一毫髮許。而先大人之所以爲慈於不孝者。則何止於爭造化而泣鬼神。痛哉。以先大人所賦浴侍膝下四十餘年。古今事朗朗中貫。未嘗見忘言誤事。老得一官又不欲仕。未嘗試其才於國。使朝廷收其用。而所以治家、齊家、保家。浴悲思追述。無一事不深切人倫名教。可爲世告也。

先大人自兒時卽警敏。授書輒了了。目所過無巨細悉能毛舉。十餘歲應童子試。已能冠軍。空一郡之秀。弱冠登庠時。先王父爲諸生。然諾重。數十城賓客盈門。見先大人英資爽氣。皆以公輔之器目焉。鄉里小兒有忌之者。以訟致於官。時大學士安邱劉公爲司理。立雪其柱。大司馬陳壽昌公、嶺南韓上杜、許以國

士。然卒困於場屋。不能一售。遂陶情於山水花竹之間。世改革闢園種荷藝竹。引唐水以爲池。浴嘗侍唐水上深柳萬條。遊魚楚楚。浴謂可繪。先大人愀然曰。汝祖嘗命網人爲大繪。線縷血繩。可截江大舉。忽自慨然曰。吾爲士大夫。不能珍惜物命。爲聖人解網而約取羣魚。於津要不義。命裂其繪。予臨淵數四。每念此而不忍爲也。鄉之人徒見浴舉於鄉。涖廩於庠。而先大人盡取鄉隣負券焚之。以相恤。或於饑寒家有捐金米之贈。而不知眞隱微之仁如此也。

例食餼者必得優試。入棘始循得貢序在前者。於例不應人以爲鳴之則前人罷而己得早出。吾先大人笑曰。吾不能成人之美。乃以己故而敗之耶。讓之。次年。以恩例得拔應授別駕。即以浴例。以又得湖廣道監察御史封。而先大人之所孜孜者。殊在爲善著書而已。晚年善飲。嘗遍當座客次第酩酊。而先大人爽然若未嘗飲者。暇日即焚香開卷。取古大臣立身立朝所以濟世匡君之行事。錄而仰察其用心。積久爲四卷。題之曰同然集。蓋以爲吾與之所以欲試於世而古人先得之矣。浴自筮仕以及去位。受過所以諄諄皆以古大人君子忠厚深醇爲儀型。其細楷雙行。每娓娓盈幅。今其書梓之可以集寸。不下數千萬言。而浴之不肖。不能行其一字。不但仰慚吾祖矣。祖有吾父。吾父吾伯叔四人。每夜讀先祖必端坐。審聽書聲相達。更深秉燭。必呼至牀下訓之曰。若得志必以清忠報國。無汙吾家聲。更不可腐有體無用。亦安能濟人世也。是以先大人及伯叔讀書窗下。每有召下閣閭。輒撫之而泣。先大人愛歌出師表。晚尤好歸去來辭。嘗爲子弟書於箑。日夕吟唱以陶自命。

聞年少乳於保母。失先王母最早。偶夜頌毛詩渭陽之篇。追念先王母儀容。且吟且痛。竟夕流涕。至於達旦。其忠孝之性成於天成者如此。臨沂顏氏浦江鄭族。若未足爲多也。

九族子弟。執經問業。輒手書口傳。長幼翕然。三十年無詬誶之事。有司莫不敬而師之。生平不知有竿牘。用意溫厚。以禮自愛。惟恐傷人意。終日怡怡如也。治家有精舍居其中。自圖史日歷田園廬舍。莫不有出入考稽之法。條理井井。無一可亂。齊恩義畫然。子女婚嫁。不豐不減。務中於爲禮。不喜言浮圖事。至僕婢皆誠信相感。雖童子小環。未嘗偸取一錢一粟。愛之如家人保家。自崇禎之季。盜賊改革。饑荒災異。其審於天人去就之理。所在保全。未嘗犯難失羣。或坐於堂。或坐於室。坐於賓次。年七旬以上莊敬日彊。未嘗片刻有倦容。持身嚴嚴。雖七十年如一日可也。

見子弟不讀書。輒曰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有守書苦吟者。則又曰有胷藏萬卷書。而當下不能粥辦一事者。汝知之乎。其隨機開發人。務引於經世有如此。

家居昧爽。即衣冠坐於簷下。耕讀織爨。以次受事。與家太孺人結髮七十年。相莊如賓。與人不求異。衣履整潔。嘗謂公孫布被。荆公蓬首。以爲不近人情。更不喜少游款段之語。出入必策駿乘輿。未嘗以緩步爲高。眉宇刻畫。音吐清徹。嘗傾一座之賓。經術醇雅。操履篤厚。殆人宗也。

先王父見包藏穢惡者。輒不肯假借。先大人嘗伺顏色進諫。先王父奮然曰。外合中離。匿怨而友。汝能之乎。

銀州讀書錄

註易經二次。註書經大略一次。解詩經斷章一次。閱禮記一次。閱戴禮一次。閱儀禮一次。讀論語孟子一次。韓昌黎詩文全集。閱唐詩品彙詩歸。看龍溪近溪語錄一次。閱禪林指月錄。看王陽明文集傳習錄。看辭文清公讀書錄及詩。看吳草廬全集。看許平仲集。閱元史一周。看張橫渠集。讀史記數次。手錄左傳一次。閱春秋一次。閱後漢一次。閱通鑑一次。閱綱目漢唐宋一次。讀老莊楞嚴法華華嚴一次。閱漢魏叢書一次。編定紫陽全集一次。閱古詩定漢雅一部。看文獻通考大略。恭讀程夫子全書。看天文周公勾股法。選錄杜子美李青蓮詩。察閱潛確類書。閱理性理大全。讀批眞西山大學衍義一次。錄有悔過篇、遷善錄、肥遯是占舍己篇。看易程傳朱子本義。王弼易熊禾易。看關尹子東垣書素問陰符。看李氏焚書舊律會典。探討西洋天竺書。見其密本。看孫子、荀子、墨子、參同契。閱孝經、忠經、大元經、春秋繁露、洪範五行傳。閱孫鍾元聖學宗傳。

言俚學論

蕭繼炳著

本館據涇川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論學俚言

聖賢之學
素位而行
思要認善字
立志用功
聖人賢人之言
才說
象山當更自有說
有爲者譬若掘井說
大身說
射說
富貴貧賤說
檢點身心
節愛
四字箴
全交亦以省身
認獨
遠不善人
去思爲說
先難後獲解
富而可求
去跼蹐說
拈色戒爲後學警
安勉說
待小人法
無欲要自認
學庸

內外賓主辨
愛敬
以無對之法對治
本天本祖說
讀書要貼體理會
立靜主敬
洗心說
四德全體說
無違仁章
盡心章
尋孔顏樂處
幾希解
蜉蝣說
十六字辨
學中自無驕
乾道坤道辨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
精氣神說
心之精神說
克念罔念參危微說
萬物皆備章
由堯舜章
孔顏好學
立志

論學俚言

文仲蕭繼炳著

聖賢之學

學是學甚麼．聖賢之學．是甚麼學．惟聖希天．故孔子曰．志于學．惟賢希聖．故孟子曰．願學孔子．

四字箴

非和平無以消兵革．非堅忍無以處憂患．持此四字．不惟可以涉世．抑亦可以明天人之道．如是方可與讀易．

素位而行

素位而行．須要會將甚物事去行．一味柔將去．是爲和光同塵之學．非所以持世．突要剛將來．是爲離羣獨立之學．非所以同人．這箇不是只空空說个道理．便抹將過去了．須將先聖所遭際的行徑．實實參勘一番．如子遇桓魋之難．既曰天生德於予．却又微服而過宋矣．此是何等心境．何等作用．君子戒愼恐懼．君子而時中．正宜於此貼體在身心上理會．莫錯認．模稜兩端．依樣葫蘆．如以印印泥也．

凡世之有得有喪．而求之身以外者．非天之素．即非人之素．非位之素也．素者、不涉擬議．不落能所．不攙氣魄．不入意見．不設過去未來二界．亦幷不足見在一念．是即乾知太始易知之道．時在人日用間．不論

富貴貧賤等位而隨入皆得者也。但自其若固有之不受點染曰素。自其安汝止不作煩難曰易。自其適去適來無容强致曰命。易有太極。可以俟命。亦可以立命。可以居亦可以行。故惟易知險。雖險易也。易即素也。小人惟不知易之所在。則當其在上位而陵。陵即險矣。在下位而援。援亦險矣。在天怨天。怨即險。在人尤人。尤即險矣。此皆求于人而不知正己之道。不能反而求之身故也。夫孰知知得知喪。皆恃此無得無喪之身。與世彈射。可以解脫聲塵。亦可以包羅萬象。故曰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所以謂君子素位而行之學。

全交亦以省身

記云。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愚因自思不能盡其歡于人。愈不敢盡人之歡。不能竭其忠于人。愈不敢竭人之忠。如是不惟全交。抑亦所以爲省身之功。

思要認善字

誠之者曰擇善。思只要認得這箇善字。眞善不與不善對。故曰不思。思不使不善與善對。故曰愼思。易曰。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而未嘗復行之。愚亦曰。人有思苦不自知。知之而無使復續之。此亦可爲止思之方。如是方可與擇善。如是方可與之語愼思。

認獨

人當獨知時。極易落想。曰。一落想便不是獨。須要認得獨字極親切。方纔不爲情景所瞞。

立志用功

予向與友人論學。嘗云從生身之始。立志從爲人之道用功。蓋以悟身所從來。則一切俗情自粘帶不上。望人之要領。則凡所應酬自趲緊做來。然要之功夫皆自此志念起頭。此志念煞尾。故學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志者、心之所之也。苟此心稍有一毫私欲。不能潔潔淨淨。被事物牽越。卽此志亦自振立不起。故立志莫善于養心。養心莫善于寡欲。或問立志是養心前一步事。曰。如何分得前後。志與心是一是二。不立志無以養心。不養心亦無以立志。故孔子自十五志于學。以至七十從心所欲。未使逐把志放倒去也。但下學要立志而志立。聖賢不待立志而志立。至于有意無意。頓漸安勉之間。卽聖賢立志分量。亦自差別。吾輩但當徐徐馴致之耳。養心、如我去存養此心。立志、是我要去存養此心也。眞是着不得兩層。分不得先後。但養心則尙有功夫之可言。此正立志者之所爲。尤不可不知。

遠不善人

凡人不善的事。能自謝絕得去。不善的人。肯自謝絕我去。皆是學問好消息。

聖人賢人之言

聖人之言簡。惟全故簡。賢人之言盡。惟偏故盡。

去思爲說

靜時不可以有思。動時不可以有爲。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則隨所應酬。因物曲付。無不咸宜。制動之方。

不在多言。亦不在多思。主靜之方。不可有思。幷不可有爲。何也。惟無思所以善思。惟無爲所以有爲。

才說

或云。治世尙德。亂世尙才。子曰。搦寸管。嚮晦宴息。却于何處見幹理之才。曰。纔說箇才字便極害事。損得十分才。方進得一分德。進得一分德。方用得十分才。試看人是有意智有骨力的。那箇沒有些才分。無才亦只爲私意小知縛定。故不能施爲得來。又或漫做將去。不用才害小。用才害大。才小而用之害小。才大而用之害尤大。才如何使得。若果能洗滌心源。以德御才。則以此自治。自然身心安貼。以此治人。自然使萬物各得其所。故曰。經綸天地之謂才。

先難後獲解

人欲爲學時。不可先存一畏難之心。方爲學時。不可遽萌一求獲之心。須要早自把身心打叠。思義理原自悅心。習便自悅。悅亦便自習。其進自不能已。更何容精神懶散。責功計效。甘身願息去也。故曰。仁者先難而後獲。此理是我所固有的。云何是難。難從以習復性言之。亦從初入至深入時言之。故曰。難獲者所復之物。卽其所習之物。所深入之物。亦卽其初所求入之物。如取如攜。未或稍添了些子。故曰。獲先難後獲者。一心單逼迫在難上。絕不爲功效分念。故先難自後獲。非以時候分先後。而曰此先彼後也。學者試以此洗滌心源。不求獲亦不畏難。則當其嚮往時。自不從有破綻的道理落腳。有間斷的功夫着手矣。

象山當更自有說

陸象山言。我此時求與帝天質對。那有功夫管閒事。說閒話。此理極自緊密。精微可思。但愚意此自從本體言之。不是言功夫。以此去逼迫功夫。不是做功夫。若做功夫時。先有天帝在念。亦自添一番勞擾矣。禪家所謂一有念佛與魔皆是障。道理亦正自可參也。若使未能斷念時。欲用省察。常以帝天悚動之。此理亦最好。然總之不是究竟功夫也。象山于此。當更自有說。

富而可求

記者敘此章于相商行藏之後。正自有意。要知此不是說世人求富。正是欲求富乎世。而以可不可自爲審度之辭耳。富卽是天。何以刺何神不富之富。亦卽如適衞章富之旣富矣之富。蓋云睠念斯世。維今之玆不如茲。維昔之富不如時。吾苟可以求富乎世。栖栖皇皇所不惜也。執鞭亦爲之。卽吾願爲執鞭之意。如不可求富于世也。則亦從吾所好。以自爲退藏而已。上二句。是用之則行之意。下二句。是舍之則藏之意。若實作爲世人求富。而謂以世情語提醒世人。意殊蹇淺。

有爲者譬若掘井說

此與論語辟如爲山同義。然苟以心性之學參之。所謂有爲。是以無爲爲爲也。無爲之爲。淺深渾于一致。而要之卽功夫見本體。則亦似有從淺入深之法。故掘井不在土面上粉飾。有爲亦不在門面上存養。蓋必剗除習心習氣。一層又入一層。層層剝換。精造不已。然後人盡天見。煩熱盡消。如逢清冷之泉。此間過不得。不及不得。眞有上下中邊擬議思維俱不容着之妙。如前所謂深造。所謂逢源。正是這箇。卽如朱晦

翁詩。問渠那得清如許。惟有源頭活水來。亦似得此意。故曰辟若掘井。有爲者須深入至此。不然。似只得其皮膚。未得其精髓。是爲自棄其心性。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棄井耳。是可見淵泉人心具足四德中。在乾爲貞。在人爲智。在五行爲水。卽靜見動。知珠之員映如斯者。以其網緼在元始。是所謂貞下起元。非貞自貞。元自元也。九仞九字亦有意。九是陽數。易之乾卦六爻皆言九。九天九地。地亦云九。陰從陽也。審此則乾體之在人。當亦可深思而自得矣。

去跼蹐說

嘗見人遇不如意之事。輒至憂鬱于心。怒形言色。甚則指天畫地。若天地不能容我。我亦不能容天地。噫。是眞自昧本始哉。又何我與天地若是之小也。天地大于萬物。無使我跼蹐天地。我大于天地。無使天地跼蹐我。蓋識生我之始。則無以天地而私我。識生天地之始。則無以我而私天地。何也。天地之所以大。非氣也。形也神也。人之所以參天地。亦復如是。

大身說

視我之身爲天地之身。自不得不致知敦能。以體易簡之撰。視我之身爲君親之身。自不得不本仁祖義。以盡忠孝之經。人與我同有此天地。同有此君親。卽與知與能。百姓日用。稱仁說義。諄復不厭。亦不過只完得此身擔子。世人惟執血肉之身。而昧性命之身。故亦不免狗有我之私。而我與天地君親不勝隔絕。人與我始不勝隔絕。是以謂之小身。

拈色戒爲後學鑒

空卽是色。色卽是空。學者未能知聖賢之學。未能遠色。於此二句經典。亦可時時默誦。蓋色自帷簿外。凡如花柳之類。皆是烏頭。服之可以殺人。世人惟不知色卽是空。則使將烏頭認爲參苓。不知參苓多服之亦可以殺人。況烏頭乎。故二八迷心。卽帷簿亦是烏頭。莫錯認烏頭自烏頭。參苓自參苓也。又惟不知空卽是色。故雖無隹冶在前。又苦作情癡迷戀。甚至色與我違。耳不相聞。目不相接。亦忽若粘惹在身。煞不放手。是謂色空矣又再煽業風情空矣又再鑿愛河。則是自設輪迴平地造幾重地獄。可悲也夫。吾願後生輩相與共戒之。

射說

后羿之與人較射也。射一雁自謂必中左目。乃誤中右目。便終身自以爲恥。噫。苟持此心以學道。何患德業不成。何患學問不長進。士處今之世。將射左目乎。射右目乎。抑將韜弓不復射乎。是惟識潛惕之易義者自審之。然竊觀世之學者。或未知操弓持矢。偶一命中。輒竊竊然終身以爲榮。其不知恥。殆又出后羿下矣。可慨也夫。

安勉說

安勉不是二致。克罔亦不是二念。人卽常自委頓。苟能一提攝精神。無人不可自露出思勉消息。人卽日增朋從。苟能一洗刷心源。無人不可自露出不思勉消息。所以生安亦用困勉功夫。卽本體爲功夫。不思

爲思。不勉爲勉也。困勉亦可見生安本體。由功夫復本體。思乃所以去其思。勉乃所以去其勉也。但至誠之心純故無息。常人之心雜故有間。苟其偶能不雜。時自存克念。靜中亦可恍得不思勉境界。治至有間時。一障罔念。不復用之思勉。且至日相纏擾于憧憧往來之思而不能出。此間可不猛省。

富貴貧賤說

無故而憂。斯謂之極貧極賤。有得而樂。斯謂之極富極貴。

待小人法

待小人不惡而嚴。非不惡而又嚴也。不惡從君子待小人說。嚴從君子自家立身說。蓋不惡則不至盡小人之情。而嚴則身無破綻。即小人亦不得乘我而媒孽之矣。

檢點身心

每日檢點身心。不須待過言過動。即偶有絲毫非禮之念。亦必要痛自刻責。曰。此爲貪心。此爲吝心。此爲嗔怒心。此爲諂諛心。此爲高傲心。此爲閒雜無用心。隨事隨物隨時。一一搜尋。一一洗刷。斷不使隱瞞容留。此所謂日損之功。即爲日益。可不日加猛省。

無欲要自認

無欲、則無不可自直遂。故隨其位之所值。而皆可以自得。　無欲、即委曲亦是直遂。切莫錯認做拖泥帶水。與世浮沉也。

節愛

廣愛易。節愛難。愛一不節。則一切情根。皆從軀殼起念。或從相對而生。如是非惟不能愛人。亦併不能自愛。

學庸

讀大學無多字。只要認得至善善字眞。明德、明此者也。新民、新此者也。八條目統于此。卽十章亦盡隱括于此耳。且讀中庸無多字。亦只認得愼獨獨字眞。不覩不聞。人之獨性也。無聲無臭。天之獨命也。故脩道之君子。始以戒愼恐懼。而終以不顯篤恭。是之謂君子中庸。

內外賓主辨

學極要嚴內外賓主之辨。何也。一役于賓。則日向于外。而人心以之惟危。一得所主。則日向于內而道心以之惟微。人心惟危。則以賓作主而主亂。道心惟微。則以主御賓而賓理。善學者于此眞不可不着力。

蜉蝣說

世人不知大義而欲樹功勳者。皆是朝生暮死。皆蜉蝣之見耳。何也。爲標其外廓。遺其中扃。爭艷一時而其意不能以終日。此皆非可大之德。可久之業。故人知朝生暮死之爲蜉蝣矣。而不知其受病卽在衣裳楚楚。噫。惟衣裳楚楚。此其所以爲蜉蝣之羽也。

愛敬

人之相處。不過愛敬二字。人之自立。不過剛柔二字。故有其人爲人之所愛者。必其人之柔嘉有以大過乎人也。其人爲人之所敬者。必其人之剛中有以大過乎人也。若一偏于剛而亢。則人且惡之矣。不然而或以勢位相劫。亦祇謂之畏我不謂之敬。若一偏于柔而隨。則人且賤之矣。不然而或以情私相比。亦祇謂之狎我。不謂之愛。何者。未當乎性之同。則好惡褒譏立異耳。故君子不求人愛人敬。而務剛克柔克所謂自全其中和之性而位育自該。非因位育求中和也。

十六字辨

堯之授舜曰。允執厥中。舜之授禹益之至十六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何也。曰。此正所以闡堯授舜之旨也。蓋天以一中分造化。命之爲性。人率之則爲道矣。人者、天地之心。故其心曰中心。人心、卽道心也。而所以必分別言之者。以天一落于人。卽曰人心。人不離乎天。卽曰道心。道心、原卽在人心之中耳。人心何以惟危也。試看人一有喜怒哀樂未發者。便自不能未發了。發便不能盡中將節去。極其所爲。卽至傷天地之和。戕萬物之命。皆此人心釀成之。豈不是危。道心何以惟微也。卽如戒愼恐懼。是爲何心。而曰其所不睹。其所不聞。微矣。不顯焉恭。是爲何心。而極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抑又微矣。故致中和。而曰天地位。萬物育。亦只一箇中和。吾前之所謂戒愼恐懼者。紛未嘗逞些子伎倆。露些子精采。豈不是微。然則何不先說道心惟微。再說人心惟危。曰。不先說惟危。使把人心一任放倒去了。從惟危剖出惟微。正是以中道責成于人。使他從此討出精一來。使大家承當允執之傳耳。自後人不知危微之義。

乃曰使危者以之安。微者以之著。夫危使之安。猶可言也。微使之著。却不是衣錦章惡其文之著。遂入的然一路去了。如是隣于惟危之人心極矣。何足以爲道心。夫惟辨其爲人心矣。道心矣。惟微不使混于惟危矣。夫然後所不覩所不聞。不落覩聞之粗。無聲無臭。不落聲臭之粗。惟精矣。不以覩聞二吾所不覩所不聞之性體。不以聲臭二吾無聲無臭之天命。惟一矣。惟精惟一。夫然後允執厥中矣。中曰厥中。卽自道心之在人心。而直就箇中指點也。允執者。不在意見上湊泊。不在門面上擔負。此心純是道心。而依然未發之中。則是聖體渾然一天體爾。故堯之恭曰允恭。執亦曰允執。雖然中一也。帝以是傳之帝而言簡。帝以是傳之王而言煩。時勢不同。非有帝降而王之說也。然觀禹于儀狄作酒惡之。遂至勒以爲戒。則王之爲人心慮。蓋亦視帝而又功切矣。或問微不可使著。則是著爲不好字面。何以中庸曰形則著。孟子又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也。曰著自是好字面。但對危微之微言著。恐或是小人著其善而爲的然日亡之道。故又不可以不辨。愚嘗于靜息時。剖危微之界頗晰。要知纔說如何微。便已危了。纔說如何不危。便已非微了。蓋曰危曰微。而皆繫之心。是不在事爲上見境。而在動念處分界。眞不可不加謹也。故學庸言誠意率性。特爲人指出喫緊。則曰愼獨。危微中之分界也。精一允執之兼功也。觀言之煩簡。亦似先經後傳。中之義一境不存。一念不起。非惟無人心。亦無道心。危微兩界俱着不得。然上下四傍。幷聖賢諸子百家種種一切。從此綑縛認路出來。故曰天以一中分造化。危乎微乎。

以無對之法對治

中庸言率性。則曰不覩不聞。其以收天命之謂性之旨。而引上天之載。則曰無聲無臭。愚謂不覩不聞。人之獨體也。無聲無臭。天之獨體也。天人非有兩也。夫子言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天之道曰不思。人之道曰愼思。以人合天。未有能絕思路者也。何也。思以思其所不思者也。而宋儒以戒懼愼獨。分存養省察。愚意卽未易如此分析。而存養省察之功。亦不可少。故又特揭思無邪與無思二義。思無邪。在省察邊較多。無思。在存養邊較多。人惟不知思。則不能省察。亦惟朋從爾思。反自塞其所爲省察之路。人惟朋從爾思。則不能存養。亦惟之知思。又反自失其所爲存養之方。存養多在寂然不動時。然亦正要在感而遂通之時。省察多在感而遂通時。然亦正要在寂然不動之時。省察似通也。而功反嚴于寂時。防坐忘也。存養似寂也。而功又反嚴于通時。防坐馳也。去坐忘坐馳兩病。則寂時常自惺惺。通時亦自寂寂。但或恐人不知愼思之人道。原從不思之天道流出。則以思爲省察。卽省察盡是天理。亦反增朋從。是省察反爲害于存養。正是以思反害省察耳。故善用思之人。存養功夫似較多于省察。而要以當知思原無思。則有無不落邊。見通寂不落邊際。則亦幷可不立省察存養名目矣。予故嘗用力于思者。恐以思止思。反致以思引思。故欲以無對之法爲思法。何也。無邪原不與邪對。無邪之思無思。欲防思之忘。則卽以無邪正其思路。無思亦不與思對。無思之思無邪。欲防思之馳。則卽以無思止其邪心。此所謂以無對之法對治也。

學中自無驕

人日在煩熱場中。本性終難透露。一向清虛無着時。便知自家果有珍寶。不向外求。所謂人人有貴于己

者弗思耳。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果是從居廣居三者得來。而正位大道二者。又總以廣居爲之權輿。靜中當自會之。然學者不得其說。又或反以此致生驕心。曰果如此安得有驕。學又如何容得一驕字。大凡驕與諂。皆氣也。諂屬氣歉。驕屬氣盈。氣盈氣歉。皆爲不在學問中人。志不從天理出。則不能以志持氣。而有諂與驕耳。故田子方以貧賤驕人。總是不知學。總是戰國時習氣。　或問氣之盈歉。生于志乎。生于氣乎。曰生于志不能責志。故志不得以自主。而氣得而主之也。然則氣得而主之。則是盈歉亦生于氣耳。曰畢竟是生于志。心不能以御境。故志不能以帥氣。境盈與盈。境歉與歉。非惟志不得而主之。即氣亦不得而主之也。試觀境盈氣盈。即平日善諂之人。亦盈之意居多。一遭小歉。輒不勝憤盈恥歉。其歉處亦畢竟是盈。心所使。境歉氣歉。即平日極驕之人。亦歉之意居多。一遇小盈。輒不勝愧歉求盈。其盈處亦畢竟是歉。心所使。故曰盈歉生于境。亦生于志也。氣盈之人。非其剛分過人。而柔變爲剛。非惟剛無當。即柔亦無當。氣歉之人。非其柔分過人。而剛變爲柔。非惟柔無當。即剛亦無當。淺言之。勢利之于人甚矣。深求之非大聖賢大豪傑。恐亦不能出此圈套。故剛克柔克。非對境治之。非守氣制之。境以心一。氣以志神。則亦求不滓湛然太虛之體。自持其所爲無盈無歉者而可也。

本天本祖說

人本乎天。而記乃曰。萬物本乎天。推而廣之也。不是說籠統話。使人推干。身本乎祖。推而上之也。亦不是說籠統話。使身推干。故知萬物與我同本。則必盡其所以通乎萬物者。而後不負上

天生我之意。知我以父母爲本。則必盡其所以致之祖宗者。而後不負父母生我之意。能統萬物爲天之肖子。故中庸言率性。則曰天地位萬物育。能尊祖敬宗爲親之肖子。故夫子贊舜之大孝。則曰宗廟饗之。贊武周之達孝。則曰敬其所尊。愛其所親。父母身之始。故言愛必推本于親。天地生之始。故言仁必推本于天。天地生萬物。幷親與身亦盡是天所生。是天地一大陰陽。父母一小陰陽也。故曰乾父坤母。人未有不知欽若之道。而能孝乎其親者。故事親又以知天爲本。

乾道坤道辨

仁一也。顏淵仲弓同是問仁。夫子一告之以克己復禮。一告之以敬恕。而宋儒以爲有乾道坤道之分。何也。曰。須要知乾體原在人身。而學者各得其資之所近。又看他造就各自如何。故有從先天入者謂之乾學。有從後天入者謂之坤學。閱此兩章書。先要把自己元神提起來。看此已是甚麼。已在視聽言動。如何可去。如何可訓克作去。但須會所以主持此視聽言動者是甚麼。已原是剛健之體。形色中自有天性。已卽是禮。更有何人可替我作主。克是克念之克。亦略可訓能。克己者能猛自將已提起。做得主張。不被形色瞞過。使陽明之體。處處流行。不入陰暗一路。是先天而天弟違。行健之學也。故曰乾道。若告仲弓便要他綿綿密密。從事理上葆認。故天與我以龍見之體。則曰如見。天與我以靈承之體。則曰如承。天與我以順施之道。則曰不欲勿施。且不該言天下。只曰在邦在家。不徑言歸仁。只曰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是後天而奉天時。順承之學也。故曰坤道。若司馬牛問仁。又只教他閉其兌。使理會在心性上去。亦正惟理會

心性。方能閉其兌也。然却從爲之難說入。則亦是從事理。使他自爲參求。所謂理與心會。心與口一。此亦是坤道括囊無咎無譽之學。　人得天地之氣以生。乾父坤母。資稟各有剛柔不同。皆已爲之。故書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剛克柔克。皆所以起己之痿痺不仁也。故曰學者須先識仁。　合三章看來。問仁同而所答各異。辟如仁爲太極。問者自分陰陽。教之以仁。所從入。使之不毗陰不毗陽。同返太極。又如醫人。因病下藥。冲和氣血爲人。而虛實寒熱。病症各殊。良醫視其症而補之洩之。亦只使他各復其中和之體。而已所答之仁異。仁非有異也。大哉淳備乎萬物。統其一太極。物物各具一太極也。蓋仁在太極中。亦爲四德之一。體陽而用陰。然卽仁亦可以包四德。亦可以見太極。故易曰。乾元資始而統天。

讀書要貼體理會

讀書切不可草草看去。須要屏盡思慮。將聖賢發言之意。字字貼體理會方得。如四書有數个之字。字字有个着落。如論語學而時習之。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孟子見而知之。聞而知之。數之字皆要從本句各自體貼。習之之字。是習的物事。卽從習時貼體拈出。知之之字。是知的物事。卽從知時貼體拈出。愚嘗于靜息時。稍稍有會。殊覺書中如此等字。皆有來歷。都是自家寫其所得。並不曾信口說來。學者要讀書。必求有得于心。亦必有得于心。然後好再去讀書。　孟子願學孔子。要知此一語從何處得來。觀其于伯夷伊尹曰不同道。便是于學的原頭認得親切。知道之所在。則知學之所在。則知願之所在。試想知言養氣。必有事的是甚麼學問。是故不知學問。則不能于猛自精進時。突地拈出一个孔子來。不知孔

子之學。則不能于打箇對。同時突地拈出願學來。可見孟子一生。亦只好學。故特以好學之孔子爲師。而曰願學孔子。㊀孔子稱顏子好學。孟子何亦曰姑舍是。此正願學孔子之意耳。好學孟子比顏子如何。深潛沉粹。恐或亦微遜顏子。而氣魄似較大些。曰是又不然。純粹微遜處。是亦未易輕窺。若論氣魄。顏子亦何曾遂遜孟子。觀用舍行藏。孔子許其與同。而至問仁。則告之以天下歸問爲邦。則告之以四代之禮樂。即孟子述顏子之言。亦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即本體是作用。魄力安見有低昻。但當春秋時。栖皇刪定。賴有孔子。故顏子始得以獨自退藏。且使天假之年。亦未嘗無有著書傳于後世。孔子述而不作。顏子亦足以發。此即是顏述孔處。不必別爲纂述矣。如孟子生當戰國。楊墨之言盈世。主持在我。羽翼無人。此時非直以身爲距放。以言代刑書。孔子之道。將遂不著。雖欲不露巖巖氣象。自不可得。此亦何可以氣魄言之。而又安見純粹遜于顏子也。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

世人不聖賢不豪傑而庸衆者。只爲在熱鬧場中。尋跟腳。遂至埋沒了一生。若至人處世。正要從冷淡處着眼。故能于草枯木落水涸根見之時。獨觀貞元。是以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不競稱千紫萬紅諸艷陽之花。乃稱松柏。其言歲寒者何。觀天之貞也。曰後凋何。觀物之貞也。曰然後知何。觀人之貞也。蓋聖人不用識其識彌老。不着力其力彌堅。不劇骨其骨彌勁。所以不爲莫我知怨尤。亦不知老之將至。舉似松柏。不須認定一物。不須作影子語。想其好學之懷。不能自已。故偶拈松柏時一現身。亦即如武王借諸銘自警

之意。間又嘗考之于書。舜之授禹曰。予耄期而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夫舜何嘗倦勤。自以爲耄期而倦勤。正是舜不肯自倦處。且以禹之不怠。佐我之勤。尤正見其勤處也。夫子學不厭。教不倦。亦正是要人人不怠。使宇宙不容凋謝之理。長流行于天下萬世耳。迨至俟之百世之下。帝王代謝。金石銷沉。炎炎者滅。而夫子獨以不借奧援。不獵聲華之布衣。至今猶在人心。其于凋不凋何如耶。而又況以人知人不知爲欣戚哉。故是于琴書寂寞。道路栖皇。獨自無賴之秋。忽若見其意于松柏。看此具何等心腸。開何等眼孔。蓋直上觀千百世之前。下觀千百世之後。世與我違。不居黃之先着。我爲世易。復不居老之後着。下學上達。知我其天。澹澹漠漠。與太極同體。所謂至誠無息。純亦不已之學也。若使後之學孔子者。隨世俛仰。不能自立。而徒欲索物色于塵埃。此亦朝菌不知晦朔之類。其又何可與之語恆久之理。觀密移之運乎。

立靜主敬

學不可無主。然一有所主。則亦不免稍涉于偏。即各造乎其極。亦只可謂賢人之學。而不可謂聖人之學也。昔周程二子。一主靜。一主敬。愚深有味乎其學。而復欲折衷于聖。蓋嘗攷之文矣。詩云。穆穆文王。于緝熙敬止。周子主靜之說。似得穆穆之意。而用之以希聖者也。然而靜不可即謂之穆。穆而敬亦不可謂盡有合于敬止也。何也。文之穆穆。維天之命于穆不已也。緝熙乾知太始也。敬止之止。天行健也。惟穆穆故緝熙。惟緝熙故敬止。以穆穆之敬安厥止。則以下仁敬孝慈信五者。自以一止止衆止矣。是所謂全體太極。而陰陽無不各得也。若周子主靜。便似還有箇

靜的意思。不如穆穆之深遠。程子主敬。亦未免從事理上參求。猶有箇敬的意思。周子似只主得文王上一截。程子似只主得文王下一截。二者根器雖有不同。而要以各有所主。似猶從陰陽理會太極。不可卽爲太極。故謂之賢人之學。學者造詣。雖各有所主。然要亦各自顧其分量。各得其性之所近。以漸入。卽如周子主靜。非有意靠在靜一邊。程子主敬。亦非有意靠在敬一邊。只爲他天資與靜與敬相近。從此理會太極。覺易入手。故各從主靜主敬攝入到穆穆去。所主非謂卽有當于穆穆。其實穆穆原頭。早已力爲參勘矣。所不能遽至穆穆地位者。亦只因安勉漸頓不同。故聖賢分量。究竟不無差別耳。若一向使丟去穆穆。只專靠在靜敬一邊。卽此已不知有多少病痛。二子之學。又安能各造其極至此。繇此上溯前賢。宗聖如曾子。而與聞一貫之傳。以忠恕得力。亞聖如孟子。而一生願學之志。以仁義得力。是亦皆其所充之量。皆其所近之性也。譬之百川大小之分量雖各有不同。然苟已盈科而行。皆可學海而至于海。則皆可充乎其量。不然。道如黃河之水天上來。而學者不求其至。不顧其安。徒自見海若而興望洋之嘆。亦何益矣。

精氣神說

先天言本體。後天則言存養矣。釋氏專尚寂滅。不立精氣神名目。亦頗患無有着落。惟老氏嗇持三寶。始爲養生家指出關棙。如云谷神不死。是謂元牝。載營魄專氣致柔。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及五色令人目盲。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之類。無非用嗇之義。後漆園祖其教。作內篇外篇雜篇。縱橫言之。遂爲杜下功臣。孔

子雖不立精氣神名目。然亦未嘗悉舉而空之。故曰九思。曰愼思。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所以養其元神者。未嘗不隱括于此也。鄉黨記屛氣似不息。孔終日與門弟子言。亦曰予欲無言。所以養其元氣者。未嘗不隱括于此也。其對哀公問政。曰遠色。告大衆又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所以養其元精者。未嘗不隱括于此也。後子輿願學孔子。復又退而作七篇。發所未發。如兼言知言養氣。其所謂養則曰集義有事心勿忘勿助長。只此溫存氣候。不冷不熱。如仙家文武火絪縕俱不出此。故又遂爲尼山功臣。然則繇是言之。是孔子之學。較空門爲切實。而視元門尤爲廣大耳。然總之不離一貫之旨者近是。而其理終沒頭柄。使人有可撈摸。如子淵所謂高堅前後之說。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欲從末由。故曾子亦不得已而以忠恕詮之。如崑崙之水來天上。借筏作喻。或亦其捷徑功夫也。他日夫子嘗曰以約失之者鮮。而子淵謂循循善誘。亦曰約我以禮。是約之一字。卽乾之所謂易知。坤之所謂簡能。而自下學淺淺言之。下手功夫。或亦卽其了手功夫也與。夫言了手功夫。不須復言精氣神。苟言下手功夫。則精氣神正自不得抹殺。攝精歸氣。攝氣歸神。精氣神又正自不得分作三橛。人苟能養得精氣神。則五官百骸。無非其瞬存息養之地。不須別贅。且凡養之說。從功夫見本體。或自其得力言之。或自其受病言之。或亦有不妨偏舉言之者。養之說損不在多益正在少。而人爲萬物之靈。含五行之秀。位處乎中。大哉淳備。精氣神原自賅存完滿。而何以此有餘彼不足。前有餘後不足。或後有餘前不足者。大凡神傷于思。氣傷于言。精傷于欲。養生家每每能指其病。不能得其藥。則養之說益不在多而在少。斷不可誣。然此亦何可容易言之耶。蓋人非

沒意智未有不多思者。非甚簡默。未有不多言者。非勤齋戒本有不多欲者。噫。相刃相劘。行盡于馳。亦何氣精氣神之索焉銷亡矣。且人非自矜貴未有不多勞者。此于精氣神其益損最爲關切。正可參看。予以垂老之年。諸病種種。每一靜處念及。輒不勝累然自喪。尋又檢漆園應帝王庚桑諸篇。思神在人身。如天地之混沌。氣在人身。如天地之橐籥。精在人身。如天地之絪縕。傷于思而中央之帝鑿之。可乎不可乎。傷于言傷于欲而精氣不全。又辟如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可乎不可乎。而至如終日勞碌其不能閒之病。又正自與子瞻同。昔友人有以閒之一字藥我者。眞有味乎其言之也。故漆園達生篇。又曰。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此于兼舉之中不妨偏舉。而要曰棄事。曰遺生。似有神氣先已主張于其內。是亦何可膠瑟觀之乎。近閱子瞻數語。有云少言以養氣。少欲以養精。少勞以養力。少思以養神。予愛其言之切近。頗于約之義有合。故謹書而識之。

洗心說

去心過易。洗心過難。學者惟不能從根原上搜剔。是以心造意。意造事。雖至過著大廷廣衆之間。惡成極重難反之勢。猶且執迷而茫不知悟。肆情縱欲而恬不以爲恥。又況復望其求之淵涓蝼伏之地乎。所以君子存天理于未介。遏人欲于將萌。則不必以義制事。以事制心。而自事與意俱化。意與心俱化矣。蓋心如苗事如彼。疏斯稗在既熟之後。然方當苗生時。早已區別胎成。不容强爲。不可驟致。若使不能先自認苗。善自養苗。而漫曰能勤耘耔。使稂莠不妨嘉穀。吾知其不可得也。

心之精神說

近日友朋相與接談之頃。不思切磋。漫無意緒。在不相知者。輒問及年之老少。即相知者亦僅問及境之通塞。並未有以心之精神相質者。噫。何當世學道者之少也。夫學不隨年爲盛衰。不因境以盈歉。所以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凡有志之士。無不自爲黽勉。自爲惕勵。而況有得于心。深思篤好。其中尤有不能自已者乎。是以棫樸紀周王之壽考。抑詩勤箴規于旣耄。彼豈無所得。而能使人歌咏。又或過自勤苦。咄嗟窮阨之遭。何可勝紀。富貴而先遭屯。宜未有如大舜者也。然觀其耕于歷山。往田號泣。負罪引慝。雖至宅揆賓門之日。亦嘗納于大麓。遇烈風雷雨而弗迷。向使無有濬哲文明之德。亦安能困而不失其亨有如斯耶。蓋道之在人。如地水相比。如肌膚性命之不可易。學之于道。致精窮神。則皆心爲之。心之聚精凝神。則又卽以心之不能自已者。經之權之。至之終之。其爲理甚元微。亦甚易簡。其爲旨若平淡。實亦雋永。惟其元微而易簡。則非如勢利之在世。人可得而予奪。惟其平淡而雋永。則非如形體之在身。貌可得而肥瘦。人生共有此心。則亦共有此精神之運量耳。學者第患不能自用其精神。未有患精神之不足者也。故人苟欲致乎道之至精者。而以心之精致道之精。不患精枯。患精耗爾。苟欲窮乎道之至神者。而以心之神。窮道之神。不患神竭。患神散爾。而是耗與散之二者。其在愚人而愚。每每以自荒其心。是爲自暴殄其精神。其在哲人而愚。每每以自苦其心。是爲自浪費其精神。暴殄之病在不學。人常多其弊。固或甚于浪費。浪費之病在學人常多。其究或亦同于暴殄。嘗見世有撤撥精神者。非不謂功利之所必借。耳目之所

共驚。自矜許以爲少有樹而及至省之心性歸根之地。則不免鑠焉銷亡有立盡耳。何者。精神動于細末。故德不見其可大。精神住于眉睫。故業亦不見其可久也。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細細參之。總之克罔存乎精神。精神存乎一心。學者苟能自洗滌其心。不受知誘。不牽物化。則精神亙千古而如新。不聞其壯而克可老而罔也。精神歷萬變而不亂。不聞其達而克可窮而罔也。是故自怠願息之私。不在筋力。不在血氣。挫折窮愁之狀。不在艱難。不在險阻。心自爲之盛衰。心自爲之盈歉耳。故有志之士。欲與同心之朋麗澤講習。切莫問其境遇如何。年紀如何。惟是心之純雜分。則精神之振怠分。而聖狂亦即于是分矣。故曰。心之精神爲聖。

四德全體說

愚嘗讀周易乾卦。于乾元亨利貞。恍若有悟。竊謂元亨利貞四字。惟乾之一卦。直截全爲舉似。其餘如屯隨臨无妄革。雖連舉元亨利貞。亦不過于小中見大。偏處會全。非如乾卦之直舉其全而無不該也。若坤卦、則曰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夫既云元亨矣。至利貞加牝馬二字。即彖所謂順承天德。合无疆則亦可見乾能包坤。坤不能包乾爾。今即取傳贊乾之意釋之。其曰乾元者始而亨。又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則言乾元而亨。已在其中。言乾元亨而利已在其中。曰利貞者性情。又曰。不言所利。則言利而貞亦即在利之中。元亨利貞。周而復始。如環無端。而總之以乾爲之主。此大哉乾元之所以統天也。顧乾在天爲元亨利貞。在人亦即爲仁義禮知。蓋以乾元而爲萬物資始。人在天中以萬物資始。而本之乾元。天在人中。故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文言亦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則是離乾無元離乾元無亨利貞亦既昭然矣而後之學者惟不能體乾故不能認元亨利貞惟不能認元亨利貞故不能識仁義禮知于是離乾言仁則仁爲煦煦之仁何當于元離乾言禮則禮爲斤斤之禮何當于亨離乾言義則義爲子子之義何當于利離乾言知則知爲間間之知何當于貞若是不惟仁妨義義妨禮禮妨知而凡此四者無之不能以相兼有之亦皆足以爲害此豈其性遂無仁義禮知亦豈遂無乾體哉蓋萬物化生在乾坤之中陰陽具備但以陽制陰惡者可使化爲善以陰制陽善者亦可使化爲惡故主之以剛健之氣則雖舉一元而已足以統萬善主之以柔順之氣則雖備衆美而不免于膠一偏故曰乾元亨利貞君子所以貴天行也或問書沉潛剛克高明柔克言四德之行而獨歸之乾其毋乃偏于剛乎曰言乾則又安得有偏剛之病也乾用九之小象曰天德不可爲首後釋九五之大人則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故說卦傳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夫陰以陽施柔爲剛承則是即乾卦可包坤卦即乾坤卦而亦可幷該六十四卦矣彼不善讀易者各取一卦以自處善讀易者規其大而隨卦耦變不善行四德者各取一善以成名善行四德者會其元而時乘御天然總之不離乾健之體者近是是故未規其大未會其元即稱仁說義秉禮尚知亦不免假人爲落邊見而惟聖人爲法天之學故全也

克念罔念參危微說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此是學問最關鍵語。然精一之旨。下學或未易一時領會。欲取其言之明切而令人易入手者。則莫如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之句。善事心者誠能提攝元神。而以此二句時爲省察。時爲存養。但看我念頭動處。是克念。是罔念。是克念則常覺常爲葆認。是罔念則旋覺旋爲洗滌。乃知操舍存亡。決幾甚微。克罔眞不是兩念。聖狂亦不是兩人也。所謂克念者。以愼思之功而還不思之體者也。念曰克念。不可謂之有念。有念之念與無對。便爲紛紛擾擾。斷不可謂苟有。而善猶不至同于罔念。克曰克念。亦不可謂之無念。無念之念與有對。便爲槁木死灰。然不可謂一無能休。斷不至流於罔念。人但思當精神昏倦。或兩眼欲睡時。容想之閒念易去。不容想之閒念難去。此皆所謂罔念。然苟能自提元神。而時時單逼迫在克念上用功。則自無此病。

無違仁章

人生只有富貴貧賤兩境。造次顚沛。則又即富貴貧賤中之變境耳。此皆所謂境遇。舉皆寄也。其有所以主張此境遇者。則有不隨物去來生生不已之大德在。若是者何。仁也。仁在冲漠無朕之先。非惟無境。亦未始仁。仁在萬象森然之後。既已有境。無之非仁。何也。仁居萬善之長。當其遇得爲時。則隨遇而享。非以境享。當其遇窮約時。則隨遇而貞。非以境貞。蓋雖有欲富貴者。不以處富貴處仁。雖有惡貧賤者。不以去貧賤去仁。雖有處富貴貧賤之造次顚沛者。不以造次顚沛而仁有可必有不可必。是故人即偶處富貴。天豈私富貴我運量我耳。人即偶處貧賤。天豈私貧賤我磨鍊我耳。然若能認得這仁字親切。使生意

在在流行。取左左逢。取右右逢。則此仁之不受充詘。不受隕穫者。非惟不同境遇榮枯。亦不隨天地升沉。斯之謂知險知阻而存仁之學在我矣。

萬物皆備章

此是從前求在我者也章脉拈來。蓋上章只空空說箇求在我。未曾指出我有何朕。求爲何事。猶似箇沒頭柄語。至此始爲我先提箇萬物皆備出來。後爲求再提箇仁字出來。則所謂求在我之消息。其示人亦既直截而明白矣。夫言萬物皆備。何以獨歸之我也。蓋我非軀殼之我。乃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之我。所爲含誠以生而仁德在在流行者也。從此認我。故可以忘物忘我。亦可以自我備物。卽此是我。卽此是求。是蓋欲人去幻身存眞身。去小身存大身也。世之不能著誠而日遠于仁者。其病大槩有二。非懲爲我之內堅而牽我迎物。則惡遺物之外距而牽物隨我。而不知求之物我同原之初。無庸迎無庸隨也。萬物皆備于我矣。此無閒境遇已閱歷與未閱歷。有缺陷與無缺陷。總皆萬象森然地位。此是通章冒頭語。猶之中庸天命之謂性。其一句現成話頭。然非只虛空說箇景象也。何也。此我自實理言之。則曰誠。所謂誠成天下之性。誠卽我也。自天德言之。則曰仁。所謂性立天下之有仁。卽誠也。夫誠原在我身而言反身者何。蓋爲人自我生以後忘本來之身。而逐朋從之物。則徑自往而不返。故虛僞日滋。勞攘日甚。誠反諸此身而天命流行。物與無妄之理。肫然在抱。則無事牽我隨物。牽物隨我。而當其誠之通也。與陽俱開。當其誠之復也。與陰俱翕。水流花生。莫非自家生意。一動一靜。亦自俯仰共適。故曰樂莫大焉。樂與誠不是兩物事。

此是從不容思勉之我言之。亦純是萬物皆備之本體。于茲絪縕也。此句猶之中庸率性之謂道一般。已令人有可把握處。然使只言絪縕。不言流行。仍猶恐下學沒處下手。故言行復又言強恕。恕者因萬物皆備之量。以此存以此推。而如其誠心以行之者也。強恕云者。爲不能盡有誠而無僞。故強去其不誠之不如心者。而強以誠之如心者見之行。此時卽未易遽能反身而誠。如自然者之樂。未易遽至萬物皆備。如先天者之淳。然苟能勉强用功。使體用不殊。藏顯一致。內既無有不誠之心待我以迎。外復無有飾誠之事驅物以隨。若是將使天地生生之大德。近自吾身。漸盈溢于兩間。故曰求仁莫近焉。此是中庸脩道之謂教。從前漸次說來。令人于此認我。于此知求。于先後天指出源頭。于上中下指出途程。所以發明求在我之微旨。何其申切詳明。而學者苟欲深思熟味以求得于心。亦無如此爲親切矣。

盡心章

此示人以盡心之極功。蓋合悟修證。直說至與天爲一。亦總是一箇盡心。不是心性天分作三橛也。首節言知是悟。二節言存養是修。末節言天壽不二。脩身以俟。是證三節一頭一腹一腳。層層接續說去。不得作生知學知困知分屬。心是何物。心者身之主宰。至虛至靈。在腔子裏無形有神。性中所森羅之物。盡皆醞釀于斯者也。性者生生之理。四德萬善。無不具備。是盛于心而還以主宰乎心者。而是主宰乎心之性。則又自天命之。夫言性而本諸天。則純粹精之理。非惟不分男女之善惡。亦并不界陰陽之生尅。凡知必透到此。始爲極至地位。然要皆自心含攝之。是心外無性。性外無天。故性曰其性。心亦曰其心。而學者必

先盡其心。盡其心者。由人合天之功也。天與人以性體量至宏盡之。使囊括今古。包羅萬象。不待有以廓而大之之爲盡。而在有以精而約之之爲盡。故欲從其心之至虛者盡之。而盡以致乎靈之至。是必于心所貯之性。毫無障蔽。然後能使貯性之心。毫無闕遺。故盡心繇于知其性。依註自是的解。若夫知其性。性之原本既清。自必不借名象出頭。不依思勉落腳。性中純粹精之理。已自融然了徹而無疑。知其性則知天。固已無有上下精粗之隔矣。如是者始謂之悟。然悟亦不是空空懸想。悟在于斯。則脩亦即在于斯矣。故下即雙提心性。而並以存養言之。心是其心。何復言存。存其心者。緣有道心不能無人心。存之以葆旦晝之平旦。認無時之出入也。性是其性。何復言養。養其性者。緣戕賊性誤指爲護性。養之使遠斧斤于未伐。吸雨露于時至也。夫其心原即天心。其性原即天性。天付我以心性。存之養之。若克祗承之而不違。故曰所以事天。如是者始謂之脩。然脩亦不止是空空說箇道理。可以此脩。即亦可以此證。故末又遂以夭壽不二。脩身以俟言之。蓋身非血肉之身。乃內含心性之身。命之自天而至虛至靈以成之者。所謂脩身。脩此者耳。顧乃先言夭壽不二。而謂脩身以俟之者何。蓋亦緣人自迷心性。妄認幻身爲眞身。故不知大年徒爭小年。則遂不免爲夭壽所二。夭與壽二。故身與性二。身與心二。故心與性二。性與天二。衡命諉命。命遂至爲我傾仆。反不能自做主張。誠能夭壽不二。脩身以聽之天命。則身不隨形以去來。性不隨年以盛衰。命亦不隨世以升沉。元門棄其身而身存。吾儒脩其身而身存。故曰所以立命。如是者始謂之證要。知說到此悟。始不屬影響脩益。不涉幻冥。盡心功夫必至

此始爲極至而學者所爲當深究而求其說也

由堯舜章

看此章書者知其人須要先論其世蓋删書斷自唐虞則道統始于堯舜無疑矣但思世次相傳的是甚麼東西見知聞知的是甚麼東西道外無心心外無知知之脈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炯炯昭昭原自不昧于人心然由堯舜數至孔子皆曰五百有餘歲亦皆曰見而知之聞而知之乃由孔子至于今方百有餘歲耳而孟子汲汲以之自任此爲何意聞知主持道統之人見知羽翼道統之人堯舜以後孔子以前見知聞知前後中間亦皆即以此知之脈遞衍遞承幾斷復續故又突地生出一箇聞知之人來斷不至聖往言湮知遂歇絕使宇宙終日在氓氓梦梦之理由堯舜至于湯五百有餘歲者唐虞當貞元會合之運放勳重華一德揖讓而禹以無間之德開與子之傳啓賢能敬中興又復有少康夏道去淳龐未遠及桀之身天下大亂故又突地生出一箇湯來由湯至于文王五百有餘歲者湯以執中之聖纘禹之緒帝王幾希之脈于此復衍後王繼之者由太甲至于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前之盛不如虞夏後之盛猶勝夏后所以雖當久而將失之時禮義廉恥尚在人心商道猶未淪夷至極及至紂之身天下又大亂故又突地生出一箇文王來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餘歲者文王以敬止之聖三分有二而以服事殷王道于此獨盛前乎文王者有后稷公劉太王王季後乎文王者武王周公繼之成康又繼之太和在成周宇宙間可謂盛矣自此以後厲王流彘宣王始稱中興賢君迨至驪山搆亂平王東遷而周之世遂以奄奄

不振。史稱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周過其歷。是周以仁厚開國。培植千有餘年。故享祚獨長。而要以政教陵遲。自春秋至東周君數百年。亦如病尪羸之人。僅存喘息。是前之盛。莫有盛于周。後之衰亦莫有衰于周者也。孟子于敬王簡定時。距文王五百有餘歲。特旰衡摘出言之。正爲周德雖衰。天命未改。而王者之興。正在此時。故又突地生出一箇孔子來。要知以素王開師統此。是乾坤一大變局。孟子願學孔子。意亦正從此生來。由孔子而來。至今于百有餘歲。只味此一句。亦便知是直下承當語。若硬作自任見知。則將顏曾諸賢放在何處。似覺太遲。若自任聞知。去五百尙遠。又似覺太早。看來只是知之脈不容泯絕于人心。故特奮發振頓起來。言世與地。亦正引起知不能自已之意。無有二字。上下畢竟如何分別。依註以見知聞知分貼。似屬無着。依近理學家作無知之無解。亦似屬影響。于上下語意轉不緊切。欲了明此義。不如仍將上三節見而知之。聞而知之。再朗讀一遍。問此兩之字當從何着落。見知聞知屬人言之。卽所見知所聞知的物事屬道言。蓋言此道定不是淪于無何有之鄉者。若見知聞知之人無有。則此所見知所聞知的物事。亦竟杳然付之無有耶。知非無有。則見知聞知。亦竟不能以自辭其責矣。孟子言必稱堯舜。又曰。願學孔子。故敘述道統至此。不惟盡心知性學問從此打箇對同。而卽知言養氣精神。亦不覺盡歸併于此。此是何等擔當。何等魄力。

尋孔顏樂處

學者當尋孔顏樂處。于何處尋之。曰。卽于此心尋之。蓋此心循乎天理則樂。狥乎人欲則不樂。若此心純

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其樂殆有未可以名言。盡者從心所欲。不踰矩。孔之樂也。其心三月不違仁。顏之樂也。孔顏之樂。好學是也。故學者欲尋孔顏樂處。但只須洗滌心源。而學孔顏之好學始得。

或問從心所欲。爲孔之樂。則是七十以前。孔子無有樂處乎。曰從心所欲之孔子。即是志于學之孔子。學無二樂。亦無二功。功奪志不樂。志于學矣。安有不樂。搖搖靡定。不樂立矣。安有不棄。或是或非。不樂不惑矣。安有不樂。一落人爲不樂。知天命矣。安有不樂。有所隔礙不樂。耳順矣。安有不樂。學愈進愈精。樂亦愈造愈深。若使志學以後。耳順以前。學便有住地。即孔之樂處。亦未便能臻乎其極。至此就如顏之仰鑽瞻忽時。未嘗不樂。若使未到立卓。欲從地位即樂。亦猶是蹇淺也。學者識此。則可以尋孔顏樂處矣。

樂處獨尋孔顏。並不言及帝王。豈帝王無有樂處乎。曰帝王如何無樂處。文思安安。堯之樂處也。有天下不與。舜禹之樂處也。日躋敬止。執競湯文武之樂處也。赤烏几几。姬公之樂處也。所謂當尋孔顏者。以師道之統至孔子而開。好學之統亦至孔子而大。又聖門絕學。惟顏子獨得其傳。故樂處亦只以孔顏言之耳。且樂言本體。不言作用。所以庶人之學。與天子之學。理同而功異。庶人之樂。與天子之樂。亦道一而境殊。天子之學。明德在新民上做。即用見體。樂天下者先天下憂。故言憂不言樂。庶人之學。新民在明德上做。即體包用。憂天下者先天下樂。故言樂不言憂。是以遡治統者首唐虞。遡學術者宗洙泗。孔子自云。樂亦在其中。云顏子不改其樂。至與端木論學。又云貧而樂。富而好禮樂處。言孔顏不及帝王理。亦正于此可想。

孔顏好學

孔子終日與門弟子言學。並不說如何教人。但只自言好學。又及門但稱顏回好學。所云好學何居。學正是學所得于天之理。孔子爲法天之學。觀其爲聖之時。與天同行。不涉厭倦。不落思爲。而顏子不遠復于絕學獨得嫡傳。故自言好學。而亦並以稱顏氏子也。他如在四科之列者。不是炫精露采。亦便自逞分量。故一落言語政事文學。則學問消息便已盡漏洩于此。精神多至浮越。卽如閔冉仲弓居德行之科。其爲尙德敦行之學。或未能證全體。又或多添意思。故好學不如深潛沉粹之顏子耳。

或問孔爲法天之學。則聖學終示人以不可測乎。曰。孔子嘗言下學而上達。天卽在人中耳。孔子亦只平平常常。未嘗着一分精采。多一分安排。觀天何言哉。而四時行百物生。知行生仍歸何言。是天人原非有兩致也。但學者不卑而狥乎迹象。則高而求之元遠。是以測流測深。不失之浮則失之沉。總不可謂之好學。

幾希解

時在水西會堂。有友以幾希相質。予謂此一商正不可少。幾希註訓少。謂謂這些子無多。與幾希之義正合。但又要不可硬解做少字。致晦其意。蓋幾希七篇中凡拈過四遍。如此章嚴人禽之辨。幾希指心之本體言。齊人章其妻妾相見而不相泣也者幾希矣。指羞惡之良言。牛山章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指情對性言。舜之居深山章。其所以異于深山之野人者幾希。指聖之全體對下聞見言。此三幾希。猶可訓

作少然亦要隨章會意圓活看去若此章突拈幾希嚴人禽之辨切不可與三幾希例看致硬訓做少字蓋此章人字要重拈幾希亦要重拈何也人者天地之心幾希者人之心也易曰知幾其神乎幾微也希曰聲希又視之不見曰希希大槩以不涉聲色言之耳故總爲恍惚狀之曰幾希此正所謂道心惟微也先又曰人心惟危者以心盛于人有道心因有人心惟微卽伏于惟危中要不可危微並拈混訓幾希致反晦幾希之義也或又問幾希有着落否曰下節言明察先拈倫物復又指出仁義是明明實有箇着落矣如山木章好惡相近實已影對上仁義之良心是幾希着落實已有兩證佐也存之突舉舜明察復又舉行仁義一等人與由仁義行並說是又實微微指出由仁義行是幾希行仁義不是幾希正狀着心之靈妙微乎其物不落擬議安排不容分毫增減舉仁義言之可舉四德言之可舉萬善言之可任舉一事一物言之亦可但硬執一善言之不可如後禹惡旨酒及作春秋二章皆要跟此將數聖人行事與幾希細細參合孟子願學孔子一生善學易如處齊梁薛宋久速辭受之間各當其可總不過從此幾希運量所謂斂之不盈一掬放之可彌六合也是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而君子存之以下開後聖上接先聖者欲繼道統闡虞廷十六字危微精一之旨無如此最爲親切故于此章君子之存幾希突地舉似舜打箇對同若謂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無甚多而君子存之有何意味

立志

人生立志要遠大思安身立命的在何處便要自尋箇把柄雖尋常一言一辭一舉一動亦須着落箇中

解脫物外。不然中漫無主張。一逢小得意。遂自苟安。究竟不過爲溫飽結果了一生。宋儒所謂雞豕營營。無超然之志。最可患也。

客有貿貿然挾一編而來者。入門不言。升堂不揖。余延而與之坐。問其姓曰蕭。問其所挾何書曰論學俚言。問著書者何人。曰先五世祖。余請而觀之。則蕭先生諱繼炳之所作也。先生爲國初明經。余知其從祀于水西書院。而未聞其有書。竊私意其爲良知之苗裔。其言或亦良知之唾餘。而時有他故。不能細閱。因漫應之曰。客且休矣。余願得受而讀之。客遂貿貿然去。既中夜挑燈獨坐。反覆檢視而見其用意之和以平也。立言之湛以清也。入義之密之又密。而析理之醇乎其醇也。其庶幾乎。借階梯于程朱。而上窺孔孟之堂奧者。則未嘗不悔向之所以測先生者如此其淺。而喜今之所以得先生者如此其深也。顧獨怪夫有學如此。而名不出于鄉黨。有書如此。而目幷不登于邑志。使非有壬辰者。能守此于百數十年後。而出以示余。其不消磨于灰堆紙裹蟲蝕鼠嚙之中者幾希。遇不遇何足爲先生惜。而潛德既闕于生前。幽光莫發于身後。豈不悲夫。因亟錄而梓之。雖所託非人。其傳不傳尙有幸不幸。而存一綫以俟將來。敢云慰先生于地下。亦以答壬辰之志也。嘉慶五年五月五日。後學趙紹祖識。

王學質疑

附錄

張烈撰

本館據正誼堂全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原序

自陽明王氏倡爲異學。以僞亂眞。援儒入墨。天下學者翕然宗之。於是荒經蔑古。縱欲敗檢。幾至不可收拾。此蓋有氣數存乎其間。非人力所能爲也。然當狂瀾橫溢時。猶賴有覺世憂道之君子。如羅整庵陳清瀾兩先生。先後繼起。震聾發聵。得以稍稍廓清。顧猶有爲調停兩可之說者。叩之則曰。學者尊所聞。行所知。遵朱而不闢王。可也。何用呶呶焉逞筆鋒舌劍。效辨士之所爲。嗚呼。是何言也。夫欲入德者之必先屏絕淫聲美色也。夫人而知之也。既屏絕矣。又必日親正人賢士。受其箴規藥石。磨礱攻錯。日久而後底於成。亦夫人而知之也。今曰尊朱而不闢王。是何異欲親正人賢士。而復任淫聲美色之日濡染於耳目之前。謂可以不拒者拒之也。有是理乎。嘗考朱子之學。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循循畏謹。奉前聖之格言。佩前賢之遺矩。終身悚惕於視聽言動倫物政事之間。若無一息可以便安者。其爲學固似乎拘苦。然上之可以入聖。次亦不失爲賢人。乃陽明獨敢詆之爲支離影響。別立致良知之說。以爲即心是理。但求此心之速悟。六經任我驅使。不必循塗守轍。而自合於道。學者既喜其便捷。而又可以任吾意之所欲爲。於是苟且僞薄之士。憑陵睥睨。得以恣行其胷臆。詆呵聖賢而不顧。滅裂綱維而不畏。沿至百有餘年。而士風不可復問矣。豈當時士大夫盡以朱子之學爲非。而必欲變亂其成法哉。其始不過存一調停兩可之見。不能勇於決擇。久知其不便於己。卒至決然舍去。縱恣自適。其勢不中立而又轉

移之速。如此甚可懼也。吾烏知夫今之學者。不又承其流而襲其弊也耶。武承張先生品行卓然。不隨流俗。初出入於王學者有年。既而翻然自悔。洞徹底裏。著爲質疑一書以問世。蓋眞能勇於決擇者。余一再披閱。不禁喟然歎曰。何其憂道之深。覺世之切也。其大要以朱子之學。紹述程張而遠宗孔孟。王氏之學。紹述象山而遠宗告子。就兩家之言。直指其牴牾舛錯之處。其若何附會牽合而卒相矛盾。率天下爲佛老。日趨於淪胥而不救者。能一一窮其源而披其根。蓋其心卽羅陳兩先生衞道之心。而抉摘精微。則又有前人所不及道者。學者果能信其言而熟復玩味。不啻暗室一炬。中天白日。任足所之而不迷於歧途曲徑。夫豈譸張詭辨畔道離經之說。所能惑溺其志也哉。是書爲當湖陸稼書先生所極賞。久經敘訂刊行。惜乎學者不得多見。余故重付諸梓。以廣其傳。成先生嘉惠後學之志。并以明余之非敢好辨云。遂書以爲序。儀封張伯行書。

陸序

余嘗聞高子景逸之言曰。姚江天挺豪傑。妙悟良知。一洗支離。其功甚偉。豈可不謂孔子之學。然而非孔子之教也。今其弊昭昭矣。始也埽見聞以明心耳。究且任心而廢學。於是乎詩書禮樂輕而士鮮實悟。始也埽善惡以空念耳。究且任空而廢行。於是乎名節忠義輕而士鮮實修。斯言似乎深知陽明之病者。然余不能無疑焉。既曰非孔子之教。又可謂孔子之學乎。學與教有二道乎。陽明之所謂良。即無善無不善之謂也。是佛老之糟粕也。非孟子之良知也。何妙悟之有。支離之弊。正由見聞未廣。善惡未明耳。埽見聞埽善惡以洗之。支離愈甚矣。功安在乎。徒見其流之弊。而未察其源之謬。比之龍谿海門之徒。抉陽明之波者。雖若有開。而聖人之道終未明也。以高子之好學篤行。充其力豈難登洙泗之堂。入程朱之室。然猶溺其餘習。未能自脫。莠之亂苗。鄭之亂雅。豈不甚哉。康熙癸亥。余在京師。張武承先生示余王學質疑一卷。其言良知之害。至明至悉。不特嘯埽龍谿海門之毒。而凡梁谿之所含糊未決者。一旦如撥雲霧見白日。蓋自羅整庵陳清瀾而後。未有言之深切著明如斯者也。近年惟吾浙呂子晚村大聲疾呼。毅然以闢陽明爲己任。先生與之不謀而合。如斯信乎德之不孤。而道之不可終晦也矣。抑愚又有懼焉。當陽明之世。其害未見。故知之也甚難。而其病未深。救之也尚易。至今日其害已見。故知之也似易。而其病既深。救之也則難。無論顯樹姚江之幟。銳與吾角者未易勝也。即聞吾言而唯唯歎息。擊節不敢置一辭。而遺毒

之潛伏隱藏於肺腑者不知其幾也蕩滌而消融之豈易也哉孟子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我未有艾而徒咎人之病非良醫也閱先生之書者其急講蓄艾之術也哉

康熙乙丑五月二十五日當湖陸隴其書於新樂道中

自序

良知不講久矣。曷爲爲不急之辯曰。非敢然也。學孔子者。舍朱子莫由。而王盡翻朱子。與之爲水火。其說盛行於嘉隆。天下講學者莫不以詆朱爲能。萬歷之世。仙佛雜霸並行。士子不復知有儒矣。閒有高明特立有志儒術者。稍稍知朱子未可厚非。而意所專主仍在王陸。蓋習氣使然也。本朝釐正文體。朱註復興。講者稱周程張朱。而仍與王陸並列。亦習氣未盡也。相沿以爲象山尊德性。朱子道問學。不知尊德性而不道問學。究失其所爲德性。道問學而不尊德性。則所謂問學者何爲。朱子果如是乎。夫嗜欲機智之用其心。記誦辭章之梦其習。不知有學者無論矣。幸知有學。又爲王陸所攝。先入爲主。必有好高矜忮之心。無復從容巽順之志。其取朱子。取其合於王陸者而已。非朱子眞面。卽非孔子眞面也。豈知朱子之言。詳密的實。中正無瑕。若陽明則虛浮飄蕩。假借可以禦人。按實終非妥確。望其藩籬者。皆欲揚眉努目。自標宗旨。亂儒術而壞人心。莫此爲甚。此而不知辨明。是終無以見孔子之道也。夫善惡兩存者。總成其爲惡。邪正並立者。總成其爲邪。王霸雜用。祇成其爲霸。儒佛合一。祇成其爲佛。譬之白置黑內。祇成其爲黑也。白不可復見矣。毒置食中。祇成其爲毒也。食不可入口矣。愚成童時。先人教以程朱之學。信之頗篤。弱冠始聞王氏之說。翻然盡棄其學而學焉。沈浸於宗門者十五六年。及聞厚庵曹先生講宋儒之學。鍾陵熊夫子督學畿內。與相應和。於時學者皆始留心傳註。愚隨衆觀之。追維先人之訓。恍如隔世。徐徐理之。欣

然不逆於心。久久脫洗。乃知王氏之全非。蓋與聖門背道而馳也。譬之言飛昇者。立談之頃。兩股風生。皆虛誕耳。若朱子之言。如食可致飽。衣可禦寒。宮室之蔽風雨。藥餌之療疾病。皆實用也。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彼王氏者好高逞辯。導後學以妄誕淫夸。而道術爲天下裂。如之何其可並存而兩用也。輒不自揣。按傳習錄中條舉大要而詳繹之。用存所疑以待正於君子。數十百年之間。此道須有煥然光昭之日。王學未有不廢者。黜衆說而定一尊。風同俗美。庶幾其可見焉。若曰逞臆見。毀前人。故爲不急之辯也。烏乎敢。

康熙辛酉四月後學張烈識

後序

余既序張武承先生王學質疑。方謀付梓以公同好。而先生已於乙丑十一月捐館舍矣。因略述其生平。附於書末。使學者誦其書。知其人。蓋非無所本而能爲是書者。先生諱烈。其先浙江金華府東陽縣人。嘉靖時先生之曾祖。始自浙遷居大興。康熙丙午。先生以易中順天舉人。庚戌登進士。己未舉博學宏詞。授翰林院編修。充纂修明史官。乙丑六月。陞右春坊右贊善。自爲諸生以至立朝。始終以清白自勵。不屑世俗榮利。純如也。其學以程朱爲宗。深疾陽儒陰釋之徒。以閑邪衛道爲己任。晚尤嗜小學近思錄。故是書所發明。皆從平生學問中流出。非苟而已也。先生又嘗論道學傳惟宋史宜有之。周程紹先聖之遺緒。朱子集諸儒之大成。以道學立傳宜也。餘則篤學如蔡西山父子。高明如陸子靜兄弟。純粹有用如眞西山。僅可列之儒林。元儒亦不立道學傳。若有明一代。純正如曹月川、薛文清、不能過眞許。而光芒橫肆如陽明者。列之道學。恐後世以史臣爲無識。其修明史。分纂孝武兩朝。如劉健、李東陽、王守仁、秦竑、李成、梁金、鉉、史可法、諸傳。皆先生手筆。嘗曰吾此數傳。是非不爽銖兩。其論孝宗。謂明知閣臣之壞法。而不能遠成陰勝之漸。是知不至意不誠之故也。其論李東陽。謂李公文章之士。與劉謝同朝。則著侃直之風。與芳瑾爲伍。蕃露委蛇之態。而聲華素著。獎借後進。故競爲之掩飾。謂東陽若去。搢紳之禍不知所底。此欺世之論也。五年之中。冤死者不可勝數。搢紳之禍。亦已至矣。李公拱手而不敢異。偶申救一二人。遂詫以爲善

類賴之。則張綵救吳廷舉。劉宇救王時中。亦得爲保全善類耶。又云。楊文襄功名之士也。以爲將之智用之爲相。晚年欲以其術籠絡張桂。而卒爲所敗。齎恨以沒。智巧之不可恃如此。議論皆卓然不可磨滅。而此書則其綱領也。隴其識。

傳

張烈、字武承、大興人、性至孝、事繼母委曲承順、人無閒言、生平潛心理學、毅然以閑邪衞道爲己任、所著述皆有關人心世道之言、康熙九年成進士、授內閣中書、十八年試博學鴻詞科、遷翰林院編修、轉春坊贊善、修明史典訓及四書講義諸書、恪勤厥職、編輯精當、年六十四卒、祀鄉賢、（大清一統志）

王學質疑卷之一

心卽理也

問朱子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戾。先生曰。於事事物物上求定理。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嘗離事物。

又曰。心卽理也。天下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愚按事事物物皆有定理。所謂有物必有則也。如陽明說。宜云有心有則。豈詩人孔子亦義外歟。天下無心外之事。故求諸事。正所以盡此心。無心外之理。故求諸理。正所以盡此心。今直求諸心。而欲事理之無不盡。雖大賢不能也。心能知覺。發於欲爲人心。發於理爲道心。故貴乎擇之精焉。守之一焉。未聞心之卽理也。程子曰。性卽理也。是矣。理義悅我心。猶芻豢悅我口。若曰心卽理。是口卽芻豢也。目卽色也。耳卽聲也。

又曰。事父非於父上求箇孝的理。事君非於君上求箇忠的理。都只在此心。此心無私欲之蔽。卽是天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

噫。此心何以遽無私欲之蔽。何以遽能純乎天理。欲人去欲。而不許卽事卽物以辨驗。所謂欲者。欲人

存理而不許即事即物以研究所謂理者。第曰去人欲而已。存天理而已。愚知其難也。孝之理不在父。忠之理不在君。然惟吾生必有父。而後此心知孝。吾生必有君。而後此心知忠。且惟其爲父故孝以事之。若他人則不得以孝施矣。惟其爲君故忠以事之。若他人則不得以忠名矣。所當忠當孝者在君父。而知忠知孝者即在吾心。此所謂無心外之事。無心外之理也。求之父。求之君。即所以求此心。心所謂合內外之道也。今必曰求之心。不求之君父。則君父爲外矣。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矣。夫子語仲弓。但曰出門宜如何。使民宜如何。不聞曰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出門即仁。發之使民即仁也。語樊遲曰。居處宜如何。執事宜如何。與人宜如何。不聞曰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居處即恭。發之執事即敬。發之與人即忠也。語顏淵曰。視聽當如何。言動當如何。不聞曰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視聽即無非禮。發之言動即無非禮也。王子之言。何多現成而不切實也。且權能稱物。度能量物。而物亦自有輕重長短之不可誣。使權之輕重與物之輕重不符。度之長短與物之長短不合。勢必參互考驗以正之。不得執權度而抑物以從我也。即心爲理而不即物以求理。恐不虛不公自私自用之弊。必不免矣。

鄭朝朔問至善。亦有須從事物上求者。如事親如何爲溫凊之節。如何爲奉養之宜。須求是當方是至善。先生曰。若只是溫凊之節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何用學問思辨。惟於溫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奉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此則非學問思辨。不免於毫釐千里之謬。若只是那些儀節是當。即如今戲子扮得許多溫凊奉養的儀節。亦可謂之至善矣。

溫凊奉養皆要此心純乎天理不然卽爲扮戲之溫凊奉養此語眞切可警夫貌是而心非者但此誠意之事默然內省同一溫凊奉養而此心誠否逈然千里之別此愼獨所以爲要也若學問思辨正講明儀節以求此心之安者

又云此心若純乎天理是箇誠於孝親的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箇溫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的熱自要去求箇凊的道理

此言是矣但因心之誠自然知寒知熱者自誠而明也聖人如是恆人亦或有之而不能皆然也古人所留儀節吾人懵然不知麤鄙疏忽者何限惟考求前言往行一一觸動我心方始惻然而思孝者自明而誠學者事也人固有茫然不知何爲天理而示以天理當爲之事亦欣欣有當於心者天理無處不存流行充滿觸處昭著由誠心而生儀節者此理由儀節而動誠心者亦此理刺首血見刺足而血亦見無彼此無內外者道體本然也故聖人教人下學卽物求理多聞多見自能漸達於本心者百不失一蓋資質不同雖不悟本心爲人矩度自在也若先語以求心未有不驕矜自大者欲其虛心遜志從事於學問思辨也難矣況其聰明足以拒諫才氣足以有爲方將震懾天下而奔走之安望其能自反乎若不善會扮戲之喻勢必舉禮儀威儀三千三百盡等於戲場三綱五常禮樂刑政盡付之游戲老莊以爲糟粕釋家以爲幻影皆此見也無惑乎陽明之教流至萬歷舉世化爲佛老雜霸而不可救止也

王學質疑卷之二

致知格物

問格物。先生曰。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又曰。格、如格君心之格。意念所在。卽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卽無時無處不是存天理。卽是窮理。天理卽是明德。存天理卽是明明德。又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卽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卽心之良知更無障礙。便是致其知。知致則意誠。

愚按去不正以全其正。仍然誠意事也。以存天理爲窮理。使辨別未眞。將以何者爲天理。所存皆私意耳。用好銀者。誠也。識銀色者。知也。顧銀色之參雜詭異。日新月巧。非一一辨驗。積纍功深。不能識也。若者行於何所。若者造以何術。驗之以何據。試之以何方。吾曰九二。斷不得移之九三。吾曰九八。斷不能移之九九。窮至此理如此。方爲識銀色。方得好銀用矣。今曰吾目本明。致明於銀。去其障明者。以全其明。卽所用皆好銀矣。不幾爲戲語乎。治病者誠也。識病原者知也。顧證候之變。脈理之微。千狀萬態。古今方書之異同。藥性製煉之得失。手不勝書。口不勝述。非一一辨驗。積纍功深。不能識也。若者可治。必

無死法。若者不可治必無生理。方書某某可用。雖扁鵲莫能移。藥性某某得宜。雖神農不能易。窮至此理。如此方爲知病。方能治病矣。今日吾視自能見病。致見於病。去礙見者以全其見。卽能治病矣。不又爲囈語乎。夫卽銀色窮銀色。所以去障也。卽方藥窮方藥。所以去礙也。不務出此。徒日去其障明者。終不識一銀矣。徒曰去其礙見者。終不識一藥矣。徒曰去不正以歸於正。而不令其卽物窮理。究其如何爲正。如何爲不正。如何爲欲。如何爲理。則有肆意妄行。傲然自以爲正。自以爲理。究爲無忌憚而已矣。曰仁云心猶鏡也。聖人心如明鏡。常人心如昏鏡。近世格物之說。如以鏡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鏡尙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鏡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後亦未嘗廢照。

此語亦祇可隔壁聽也。夫卽事卽物。磨礱研辨。正在磨上用功也。以爲用功於照。不亦誣乎。

問知至然後可以意誠。今天理人欲。知之未盡。如何用克己工夫。先生曰。人若眞實切己用功。不已。則於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見一日。私欲之微細亦日見一日。若不用克己工夫。終日只是說話而已。天理終不自見。私欲亦終不自見。如人走路。走得一段方說得一段。走到歧路處有疑便問。問了又走。方能漸到欲到之處。今人於已知之天理不肯存。已知之人欲不肯去。且只管愁不能盡知。只管閒講。何益之有。且待克得無私可克。方愁不能盡知亦未遲。

此善問也。已無辭可答。則曰眞實用功。天理人欲自日見一日。不知所謂用功者。將不辨何者爲理。何者爲欲。貿貿以存之去之乎。夫先辨明理欲。而後能存理去欲。此一說也。用功存理去欲。而理欲之見

愈眞此亦一說也所謂行路須問問後復行二者不容偏廢也舉一而廢一則詖辭矣歧路必疑有疑必問非卽物窮理乎其曰已知之天理不能存已知之人欲不能去且愁不能盡知此病誠有之但已知者有限未知者無窮將獨用功於已知而未知者任之乎必至未知之理不以爲理未知之欲不以爲欲肆意妄行拒諫飾非之弊自此起矣且不卽物窮理辨別邪正何以無私可克既已無私可克何又愁不盡也無乃强詞奪理禦人以口給歟

問專涵養而不講求將認欲作理如之何先生曰人須知學講求亦是涵養不講求只是涵養之志不切學是學存天理體認天理只要自心地無私意曰正恐這些私意認不眞曰總是志未切志切目視耳聽皆在此安有認不眞的道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講求講求亦只是體當自心所見不成去心外別有箇見

此亦善問也乃一則應之曰涵養之志未切再則曰志未切夫志切卽欲誠其意之欲非格物又在立志也耳能聽目能視然耳所未聞目所未見者多矣聞之不確見之不精者亦多矣乃曰耳聽目視皆在此安有認不眞之理愚不敢信也是非之心有自然而見者亦有顚倒不見者依稀略見者非卽事研求大費磨鍊不可第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外求愚不敢信也體求本心固爲切要亦有自心所見偏枯必證諸師友考諸書籍而後悟者乃曰講求只是體當自心所見將必堅執己見深拒人言如所云己心所非雖孔子之言亦不以爲是也貽弊甚矣

又曰大學工夫即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箇誠意誠意工夫只是箇格物致知以誠意爲主去用格物工夫即工夫始有著落如新本先去窮格事物之理即茫茫蕩蕩都無著落處須用添箇敬字方牽扯向身心上來然終是沒根原若須用添箇敬字緣何孔門倒將一箇最緊要的字落了直待千餘年後要人來補出以誠意爲主即不須添敬字

致知格物原爲誠意而設今謂窮格事物爲茫茫蕩蕩可謂誣矣以誠意爲主即不須添敬字不知朱子之學正以誠意爲主者也其言敬者歷聖相傳之心法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故特舉以補小學之闕也人之孜孜格致誠正以至脩齊治平無一之敢苟者皆敬也經雖不言敬而敬固在其中矣湯顧諟文敬止謂在格物外添出耶孔子曰脩己以敬將敬之一字包格致誠正有之耶抑孔子於格致誠正外添出敬字耶中庸不言格物乃言戒懼愼獨戒懼愼獨亦敬也豈子思忘師說又加添出耶總之敬之一字乃立心之主包管全學經書中於格致誠正或各就一事而言即不必言敬或約舉全體而言則言敬而格致誠正已寓其中何有於添出堯之欽舜禹之克艱兢業湯之聖敬文之翼翼武之敬勝周公之無逸從上諸聖未有外也敬字者數千年來言之不啻諄諄而謂後人添出不亦寃乎夫强詞奪理作時文小題者用此伎倆以翻案見奇則有之矣用以講學可歟誠意者眞爲善實去惡也善惡兩端誰不知之但知之不精不盡耳夫不精則誤執不盡則漏遺何從而爲之去之欲知之精盡必隨所遇事物究其眞是眞非其間有一見即了者有見及一二者亦有所見全非者必考諸詩書暨諸

師友。體諸身心。於人情物理究至確然不可移易之地。其爲是耶。自爲之必勇。其爲非耶。自去之必決。故意可得而誠也。是卽物窮理正。欲審其眞是眞非。以勇爲而決去之也。當下卽可用力。見在不屬空想。何其至緊至切。而以爲茫茫蕩蕩。是以朱子爲舍棄身心。徒騖聞見。如世之以博洽爲功者也。夫博洽爲功。朱子明斥其爲俗儒。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矣。而以是誣朱子乎。夫卽物窮理。然後誠於爲善。彼見之不眞爲之不篤者。不卽物窮理之病也。今以爲不然。而以去私存理爲格物。不知所謂私與理者。何從而辨別之。是無頭學問也。是以有先行後知之說。

又曰。卽物窮理。亦是玩物喪志。

卽物窮理。所以誠意也。以爲玩物喪志。肆口詆誣至此。

又曰。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

如此是致知於物。則物格也。不惟虛籠浮沈。無用力實地。而於文義亦難通。

又曰。以至字爲義。必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後其說始通。是其用功之要全在一窮字。用功之地全在一理字也。若上去一窮下去一理字。直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

若此則凡經書文句上去一字。下去一字。皆不成語矣。是兒童戲論也。

王學質疑卷之三

知行合一

先生曰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後知食欲食之心即意意即行之始矣食味之美惡必待入口而後知豈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惡耶有欲行之心然後知路欲行之心即意意即行之始矣路歧之險易必待身親履歷而後知豈有不待親歷而已先知路歧之險易耶

愚按此義皆有兩端必先審明義理然後可措之行先知後行此正說也然所明之義理必躬行閱歷後愈覺其眞先行後知亦一說也必執後一說廢前一說則偏詖不通費詞多辨雖新奇可喜而於實學遠矣欲食即知食也以欲爲行可乎以欲爲行則凡事第欲之而已何必實事且食味美惡入口後知固也若不先辨明若者養人若者害人一一待入口而後知若神農嘗百草然則一日而遇數十毒身之死已矣赤子匍匐遇蟲亦食遇穢亦食將亦以爲是不學不慮之良知耶保母指而示之然後知其不可食行之必先知知之必需格物明矣路歧險易親歷乃知固已若不先考明程途幾何由某至某用舟由某至某用馬倀倀前行待親歷而後知則適燕而南其轅適齊而西其轍臨時始知用舟也而舟不具及途始知用馬也而馬不得陷荊棘沒泥淖至是而後知知之已無及矣愚謂其偏詖不通者此也而先生遑其縱橫之筆一往蓋人使人不敢置辨然徐而按之皆非實理也千瘡百罅若此

類者。不待一一申辨矣。

又曰。知之眞切篤實。卽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卽是知。

若是則止曰行可矣。或止曰知可矣。古人何兼設此二字乎。兼設二字。必確是兩事。不可紊淆。此易之對待也。惟其爲兩。必自相生。此易之流行也。今單執其相生者。深斥其兩立者。巧爲之說曰。知之篤實卽行。行之精察卽知。此尖新講章小巧時文耳。尖新小巧。由人心之澆薄。以是講學可乎。

象山陽明言理。皆惡分而喜合。不知先生之合。合其分者也。言合則分在其前矣。使其不分。先生亦無可合也。今執其合。諱其分。則天地一物也。日月一明也。男女一身也。君臣一位也。父子一名也可乎。夫是數者。感應未嘗不合。體統未嘗不分。不分無由合也。好渾同惡分析。深斥卽物窮理。恐其太分明無以爲容私之地也。是必糊塗混雜。爲害不可勝言矣。故立言偏詖。取快一時。遂淫邪離遁。生心害政而不可止。學術殺天下。先生其自言歟。

又曰。問、卽學也。卽行也。思、卽行也。辨、卽行也。非謂學問思辨之後。而始措之於行也。

若是則中庸列此五句。亦支離多事矣。又謂擇善卽固執工夫。惟精卽惟一工夫。博文卽約禮工夫。諸若此類。古聖人皆成贅語矣。不若王子言言句句。止提致良知也。止提致良知。則以此三字驅使經書。皆在包羅統括之內。眞所謂六經皆我註腳。何止朱子格物九條乎。但未免爲尖新時文之祖。率天下爲無忌憚耳。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知行先後也。知之匪艱。行之維艱。既知又須行也。故謂知行爲二。曉然易見。而實是也。謂知卽行。行卽知。費分疏。費筆舌而實非也。謂臧三耳者。幾令人三耳矣。究竟非也。正此類也。

王學質疑卷之四

雜論

與人論學書

按來書、謂節目事變之詳。必須討論是非。以爲制事之本。然後心體無蔽。是也。陽明謂節目事變。惟於吾心良知一念之微察之。亦是也。但一念之微。天理人欲。豈無誤認。非讀書討論而徒自爲精察。未有不偏蔽者。故曰思而不學則殆。

事事物物討論窮究。謂皆以察吾心一念之微可也。謂祇察吾心一念之微。不必即物討究。則非也。其意以即物窮理爲訓詁。爲記誦詞章云爾。

來書又云。楊墨之爲仁義。鄉愿之亂忠信。堯舜子之之禪讓。湯武楚項之放伐。周公莽操之攝輔。漫無印證。又焉適從。又謂禮樂名物。未嘗考識。倘國家興明堂。建辟雍。制歷律。何以致用。其言皆是也。惟連及草封禪。未免失於檢點。陽明遂借此深詆之。世俗角口爭勝者。往往摘人一字一句之錯。肆意醜詆以爲快。先生毋乃類是耶。我輩後學更宜深省。

先生謂堯舜茅茨土階。明堂未備。不害其爲治。幽厲之明堂。猶文武之舊無救於其亂。又謂學以明人倫。非以璧不璧。泮不泮爲重輕。可謂決論矣。然未免於偏也。執此則古今制度皆可不考。任其鄙謬荒

怪。皆可託辭。曰我但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而已。率天下以荒經蔑古。敢於蕩滅先王之遺迹者。非此言啓之歟。告朔餼羊。孔子惜之。如王子之論。則當云存此羊無救於亂。去此羊無害於治。但致良知可矣。

先生謂制禮作樂。必聲爲律。身爲度然後可。若器數之末。樂工祝史之事。君子所不貴。羲和歷數。曲智小慧之人皆能之。堯之歷象。重在敬授人時。舜之璿璣玉衡。重在齊七政。似矣。夫古人禮樂制度。闕遺幾盡。閒有一二存者。對之猶足生人敬重之心。諸儒蒐討而裒集之。雖闕略不全。猶可識古人用意之精。先王之法之善。蓋古人之精意。卽我意也。古人之良法。卽我法也。所謂此心此理。古今無閒也。今必一切塵棄。不知所云。不忍人之政者。從何措施。而舍推步占候。何以授人時。舍璣衡歷象。徒手而齊七政。可不可也。今擇一最高名目曰。我惟具中和之德而已。聲爲律身爲度而已。視講求蒐輯者皆玩物喪志。增霸者之藩籬。執此高說。眞足以暢縱橫之論。箝諸儒之口。而甚便於荒疏杜撰。不學無術之徒。別古制以繩之。則曰此麤迹耳。吾自有良知可信也。稱先儒以正之。則曰此訓詁耳。吾自有良知可證也。借此以師心自用。借此以畔道離經。借此以破滅禮樂名物。憑陵睥睨。莫敢誰何。而後姦私兇狠得以恣肆而不顧。嗚呼。秦政李斯之滅古。劫之以嚴刑。近儒之滅道。劫之以高論。何禍之酷也。

拔本塞源之論甚美。然亦驟觀足以攝人耳。徐而按之。乃儀秦氣習。鴟張淩厲。徒見其氣象之虛浮傲誕而已。且所斥者詞章記誦。於格物窮理之學無與也。謂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以行

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詞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不知此四病。惟談良知者尤甚。鴟張淩厲之際。烏暇返而自省乎。

答周道通書曰。自家痛癢自家須會知得。自家須會搔摩得。既自知得痛癢。須不能不搔摩得。佛家謂之方便法門。須自家調停斟酌。他人總難與力。

按此明明引佛矣。

又曰。先認聖人氣象。昔人嘗有是言。然亦欠有頭腦。聖人氣象。自是聖人的。我從何處識認。在聖人者即其在我者。分聖人與我而二之。不知觀聖人氣象。即我心之虛明自生。非有二也。

又曰。認自己良知明白。即聖人氣象。不在聖人而在我。語似直截。然大有病。聖人氣象寬平和厚。由從容涵養久而得之。自認良知者。一時虛浮之見耳。遂冒謂聖人氣象在我。愈資其無忌憚矣。

答陸原靜書

首條言妄心照心恆動恆靜等語。此皆竟求心之病也。古之正心者無此說。惟審求義理精。爲善實去惡而已。孔門止予人以恭寬信敏言訒事賢等法。不必直求心。心將自正。竟求心。則愈解愈支。愈執持愈乖謬。不勝其病。

又曰。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謂之神。以其流行謂之氣。以其凝聚謂之精。眞陰之精。即眞陽之氣之母。眞陽

之氣。卽眞陰之精之父。良知之說明。此類皆可不言而喻。不然。則如來書所言。三關七返九還之屬。尙有無窮可疑者也。

此又將良知牽入仙家矣。不知論孟中有此議論否。孟子始言良知。亦言良知卽精氣神否。師弟講求如此。於明倫修道何與。於五經四書何與。陽明得力。原本二氏。顯證如此。當日只宜專學二氏。不必竄入聖門。轉換塗抹。致使儒不成儒。釋不成釋。惑人無已也。

又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爲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卽吾聖門所謂良知。今旣認得良知。卽不消如此說矣。隨物而格。是致知之方。卽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但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

此又明明供出從佛來矣。末乃避諱一語曰。但佛有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不同。後又云佛氏之學。亦未必將迎意必如此也。又曰。一念良知。無始無終。卽是前念不滅。後念不生。今欲前念易滅。後念不生。是佛氏所謂斷滅種性。先生前旣爲己回護。後又爲佛回護。展轉閃爍。欲蓋彌彰。毋乃遁辭之窮歟。今且問不滅不生等語。論孟中有此否。傳註中有此否。

答羅整庵少宰書

此書甚美。而狂悖尤甚。蓋當時諸儒無如整庵篤實者。規切直中陽明之病。故陽明迫急而爲此書。執事所致疑於格物之說者。必謂其是內而非外也。必謂其專事於反觀內省。而遺棄講習討論之功也。

必謂其一意於綱領本原之約而脫略於支條節目之詳也。必謂其沈溺於枯槁虛寂之偏而不盡於物理人事之變也。審如是豈但獲罪於聖門。獲罪於朱子。是邪說誣民。叛道亂正。先生果如所云矣。雖恭力分疏。拒人之攻己。不知實蹈其罪無由免也。

又曰。某之所謂格物者。於朱子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於其中。但爲之有要。作用不同。毫釐而有千里之謬。

所云爲之有要者。以誠意爲主耳。朱子正以誠意爲主者。王子特欲暢其所得於佛老。假借聖門名目。破裂文理以强伸其說耳。自大慧以改頭換面教張子韶。直至陽明而其術大展。此何等肺腸而可以言學耶。

又曰。楊墨之說。亦豈滅理亂常之甚。而其流之弊。孟子比於洪水猛獸。所謂以學術殺天下也。又曰。孟子之時。天下尊信楊墨。當不下於今日之崇尚朱說。而孟子獨以一人呶呶於其間。

嗚呼。是何言歟。隆萬之末。士子以詈朱註相高。實自此始。可謂喪心病狂矣。其始未至滅理亂常之甚。而學術殺人比於洪水猛獸。此數言者。皆先生自道也。朱子之道。如日月五行經天常在。雖遭晦蝕而不墜也。陽明屢屢比之楊墨。毀訾不遺餘力。其人可知。其學可知。乃引孟子自況。何傲誕無忌之甚也。蓋因整庵規之太切。故反爲大言以相蓋。邪離窮遁。居之不疑耳。此何等肺腸而可以言學

耶。

又曰。今世學術之弊。其謂之學仁而過者乎。謂之學義而過者乎。抑謂之學不仁不義而過者乎。吾不知其於洪水猛獸何如也。又曰。衆方嘻嘻之中。而獨出涕沱。若舉世恬然以趨。而獨疾首蹙額以爲憂。此非病狂喪心。殆必誠有大苦者隱於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

嗚呼。先生痛當時學術之弊。乃至此極耶。今觀弘正之時。人心滔樸。賢良衆多。天下守朱子之教。繩趨矩步。雖不能如先生之高妙。至於放言高論。肆爲變亂者。無有未見。所爲洪水猛獸也。由其道而不變。人心之幸。民生無窮之福也。先生乃憂苦之深。至於出涕沱。若疾首蹙額而不容已耶。又以爲狂奔盡力。以救陷溺不顧人之非笑。出於天地萬物一體之誠耶。其信然耶。抑果病狂喪心。舍平常居處之安。必鑿奇出險。以簧鼓天下而敗亂其心術耶。夫學術殺人之禍。至萬歷末年之士習而大驗矣。先生貽禍如此之酷。而反於不必出涕者出涕。於無可蹙額者而蹙額耶。先生其以欺人耶。其爲勝心所使。不自覺其言之悖耶。噫。眞可哀矣。

王學質疑卷之五

總論

象山言本心陽明言良知。其弊使人喪本心。喪良知。何也。天之道非別有一物寄於聲臭之上。時行物生。即所謂無聲無臭。上天之載也。人之心非別有一物在窈窈冥冥之中。視聽言動皆心所在也。善治心者。治視聽言動。即治心也。治倫物政事。即治心也。視聽言動倫物政事之閒。講明一分。則心之本明者復一分矣。力行一分。則心之本善者復一分矣。積之久而悟其皆心也。天命流行之妙。一以貫之無餘。即使不悟。要其講求持守於視聽言動倫物政事之閒者。固有規矩可循。心之本明本善者自在也。天下由此懼禮法而尙淖楼。畏清議而多善人。此聖學所以平穩純正萬萬無弊者也。堯舜十六字而外。不復言心。但與其臣惇典庸禮。命德討罪。教稼明倫。恤刑熙績。即無非精一。不必人人與之言心也。成湯若有恆性而外。不復言性。但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顯忠遂良。取亂侮亡。即無非建中。不必人人與之言性也。夫子立教惟是。與子言孝。與臣言忠。寬信敏公。知人愛人。聞見擇識禮樂詩書。即此人言此人。即此事言此事。不必人人與之言一貫也。惟朱子善學孔子。循循畏謹。一字必求其安。一事必審其極。奉先聖之格言。佩前賢之遺矩。俛焉日有孳孳。死而後已者。此聖門家法也。學者沿是而謹守之。即使不皆進於高妙。要其恪遵往訓。寧愼毋疏。敢於逞聰明。恣議論。蔑經侮聖者無有矣。畏名教。憚公

議寧拘勿肆敢於挾才任詐恣欲敗檢者無有矣此弘正以前所以稱治正學之爲功於天下生民也大矣今詆學朱子者曰支離也玩物也義外也講求制度名物者謂增霸者之藩籬而溫凊定省之儀節等於扮戲以是垂則後學其誰不曰吾自有良知六經任我驅使讀書訓詁可鄙也而穿鑿武斷離經背道之講說顯行於世矣誰不曰吾自有良知制度儀節傀儡具耳而苟且佻薄簡略戲慢之行衆以爲風雅圓融無可無不可矣誰不曰吾自有良知公議皆世俗之論名教特形迹之麤也甚至蹤迹詭祕舉良知以自解曰吾一念自信而已鄉評不許舉良知以自文曰良知自信乃賢者所爲與鄉黨自好者不侔也而貪色好貨爭名角利之習可肆行而無忌矣故單提本心良知者予人以假借掩飾之題揆高欺人足以陵蔑君子開不肖者方便之路而及其既爲不肖也并掩飾假借亦可不用此必至之勢也當陽明之世欲前知末流之弊誠有所甚難由今以觀萬歷啓禎之士習前弊彰彰較著矣猶曰朱陸並行不悖也可謂知言乎夫言本心言良知以是救夫專事口耳不治身心者誠良藥也朱子固屢言之矣若以是鄙棄一切長傲恣胷決隄防破崖岸蹈擊拳聲拂呵佛罵祖之餘智則聖門之罪人也言本心言良知使人讀聖經賢傳字字觸其本心動其良知巽順抑畏以聽命於孔孟程朱則聖人之徒也若以是目空千古動稱顏子沒而聖學亡自處甚尊而不過率天下爲佛老功利趨於淪胥而不救則天下之至愚大惑而可悵可痛者也言本心使人喪本心言良知使人喪良知必至之勢已然之徵寧曰過論乎

總之陽明天資雄放。其於循循講習。循規蹈矩實所不耐。及一旦有得於佛老與象山旨合。喜其與己使也。自私所好亦可矣。不宜以此講學。獨闢宗旨。舉聖賢經書。直欲以此意強貫之。眞謂六經註我。隨意驅駕。何所不可。此詖淫之始也。及人多不服。則借孟子良知二字。猶嫌其僅出孟子。遂竄入大學致知。至於攻者益衆。又見象山之學。竟爲朱子所掩。計以爲勢不兩立。非抵死作敵。蔑滅朱子之道。則人猶以朱律我。故遂操戈反面。盡翻全案而後已。朱子如泰山喬嶽。何可易搖。則以大學古本爲據。曰。我非背朱。失於信孔太過也。巧言如此。格不訓至。則以格其非心爲據。曰。致良知於事物格其不正。以復本體之正也。牽强傅會。又如此。至究其何以格其不正。則曰去人欲存天理也。詰其不即物窮理。恐認欲爲理。則又曰此志不眞切也。夫以格物爲去人欲存天理。是欲正心先誠意。欲誠意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正心誠意矣。說其可通乎。況以認欲爲理。如此大病不急求所以磨礱辨析之方。而竟以立志不眞爲脫卸。眞所謂茫茫蕩蕩。反以誣朱子乎。人曰東則拗而之西。人曰西則拗而之東。瀾翻泉湧。人人被其攝蓋。而悅其文詞者。尤俛首推服之。顧天下良知難泯。非之者不已也。則又以朱攻朱。著爲晚年定論。實則以中爲晚。以晚爲中。與當日情事適不相涉。鍛鍊舞文。誑詞以欺天下。人不可欺。則又曰年歲原未深考。乃委曲調停不得已之心。夫大道如日中天。是則是。非則非。乃亦調停委曲乎。卽此一言。心術叵測。何止遁之又遁乎。夫妄稱定論。是意不誠也。不深考事實。是物不格也。此之謂物不格。知不至。故意不誠也。使其虛心遜志。從容詳審。則無是弊矣。惟其占題大高。叛道已甚。騎虎不得下。不得

不左支右吾藉筆舌以塞人一時之議而前後矛盾罅漏實多既曰信孔子太過矣又曰孔子之言亦不以爲是也既曰生平於朱子有罔極之恩矣又曰天下宗朱如宗楊墨也如狡獪健訟之人逢人卽攀過事便借口無一定之舌筆無不牽之義以此爲譸張伎倆可矣以此爲戰國縱橫游說詭辨可矣乃用此以講學乎然則王子之良知安在也

王學質疑附錄目

朱陸同異論
史法質疑
讀史質疑一
讀史質疑二
讀史質疑三
讀史質疑四
讀史質疑五

武承先生既沒之明年。予既刊其王學質疑。先生子升孫復寄朱陸同異論一篇。史法質疑一篇。讀史質疑五篇。皆先生平日開示學者喫緊爲人之言。其間有爲王學發者。有不爲王學發者。然總之與王學相反者也。予故并附於王學質疑之後。俾學者知先生之學本領既正。而所見高明篤實如此。雖未睹其全書。亦可慨然興起矣。康熙丁卯孟冬隴其又識。

朱陸同異論

朱陸同異。非其互爲異也。乃陸之異於朱耳。天下之道不容有二。今觀孔子語其弟子。博文約禮。循循於矩度之內。未嘗敢放言高論。啓人以好異之端。則後之學孔子者。其必準諸此矣。秦漢以來。學者未覩其要。惟朱子之書。廣大精深。無所不備。而要歸於平淡切實。雍容詳至。不敢爲新奇可喜之論。其躬行也。養於未發。省於方動。致謹於威儀言動之間。以達於家國天下事物之變。一一務得其理。服官莅政。莫不竭盡誠意。致於君而利其民。觀其自贊曰。從容乎禮法之場。優游乎仁義之府。是予嘗有志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聖之格言。奉前烈之遺矩。惟闇然而日修。或庶幾乎斯語。嗚呼。何其言之似孔子也。下學上達。高至於聖神無難。而下不失爲經明行修之士。天下之欲學孔子者。舍是無由矣。此非欲私一朱子。而道之在天下固如是而已矣。使必舍是而求。非無新奇徑捷之說。使人易知而樂從。而其失也。猖狂自恣。侮聖蔑經。未再傳而已不勝其弊。陸子是已。夫陸子直指人心。使人反而求之在己。似矣。然厭夫世儒之溺章句忘本心者。而遂槩舉而屏除之。孤守一心自以爲足。曰學者學此而已。問者問此而已。甚至以爲六經皆我註腳。嗚呼。是何言也。求之孔門。未嘗有是說也。孟子之言心。將拯人於功利嗜欲之中。而陸子之言心。將置人於好古敏求之上。故以子靜之高明。已不免於自許太高。自任太過。有張皇遽追之病。況其徒不及子靜之天資。徒舉師說而張大之。則浮游放蕩。僅與末禪之無忌憚者同歸而已矣。曾何益哉。雖然。宋元之世。天下方尊尚朱子。陸氏之學不行。故其害未著。而草廬吳氏。尚以陸學不顯爲憾。及乎明之中

葉陸學大行於天下矣。何則。明之陽明。卽宋之象山也。陽明以前。學者守朱學甚嚴。言純師行純法。賢者窮理居敬。務惇於本實。而庸常之流。亦毋或自越於彝矩。卽閭巷父老。往往誦習小學性理綱目。諸書當是時風俗最爲淳質。議論一於下。紀綱修於上。而天下號爲治平。則朱學之效也。及陽明出而以致良知爲說。竊大學孟子之言。以文其佛老之實。於宋則取象山。於明則取白沙。藉其杰鷙之氣。詭幻之智。俊偉之詞。奮然而與朱子爲難。蓋世風漸下。人將生心。天下羣不逞之徒。其不便於朱子之士。而欲甘心於正人者。往往有之矣。特未敢有顯言叛之者。自陽明操戈樹幟。爲天下禍首。於是魁桀黠猾之士。相助爲波濤。而庸愚下士。靡從風而靡。五經四書。悉更面目。綱常名教。爲之埽地矣。故一傳而爲王畿。則直言二氏而不諱。再傳而爲李贄。則盡詆古之聖賢而取夫姦雄淫暴者以爲法。雖其人已伏辜而天下相與扼腕而歎慕之。當是時以姚江爲聖人。誦佛老者爲名士。掊擊朱子者爲高賢。詞詆傳註者爲儁傑。酬博猾譎者爲風流。爭自號於天下曰。我學禪者也。學姚江者也。既顯遁於朱教爲外。然後可以恣爲濁邪而不愧。蓋鄙俗之見不可以敵聖賢。惟持高說以駕之。則名教不足束我。卽無所不爲而不失爲高士。陽明虵騁異論。欲使人人爲聖人。而適以便天下之不肖。及夫禮義之教澤已盡。貪詐之習俗已成。日蓄競於功利嗜欲之內。不惟朱子之說不足以入之。卽象山之本心。陽明之良知。亦視爲浮塵土梗。邈乎其不相屬矣。高談妙悟。果何益乎。王弼何晏。罪浮桀紂。竊以爲陽明之禍天下。卽懷山襄陵未足爲喻。陸氏之學。不行於宋而行於明。此其效然也。然則朱陸之辨。大是非大利害在焉。又非獨同異而已也。我朝黜浮崇實。曩

者譸張爲幻之說。學者絕不經於耳。惜也士無深志。不朱不陸。而習爲浮華無用之空言。此其尙沿於明末之習。不自覺知者也。廣厲學宮。振興絕學。尊朱子爲法。俾一返於淳實。士心其允正乎。是所賴於維皇之作極矣。

史法質疑

某鄙儒不知史法。嘗以愚見質之識者曰。史以紀實也。人而一事可傳則書其一事。一言可傳則書其一言。若名卿將相戡亂致治。經綸謨猷。必銓次而詳誌之。俾後人有所考法。此經世實用之書也。寧樸勿巧。寧實勿虛。夫文以渾樸爲近古。巧妙爲時調。況於史乎。曰否否。史以簡爲貴。舉要刪繁。安得事事而誌之乎。不見人身之有脈絡。畫家之有主峯乎。愚曰旨哉斯言。請因而推繹之。身有五官四體而脈絡具焉。脈絡卽在官體之中。舍官體而存脈絡。脈絡果安在歟。舉五官之一而闕其四。舉四體之一而闕其三。曰脈絡如是足矣。是得爲全人歟。文之開闔照應。宋以後始言之。遂流爲格套。而不免於俗。唐以前未嘗有是名。要其比事屬辭。水至而渠成。乃所謂脈絡也。畫家求工於尺幅。經營結構。雖盼可觀。相於爲能事。如使作三邊圖。某口某墩某寨某堡。一一如其位置。安敢以意匠而顚倒刪削之。作九州圖。某省、某府某州縣、某衞所、某城、某驛。欲具知其險易遠近。脈絡所在。缺一區則絕一脈矣。又安敢略之。然爲此圖者。可以備有志經世者之考求。而無當於清齋之雅玩。此石田思白所不肯爲。亦不能爲。而欲求有關於實用。則固在此不在彼矣。今之爲史將爲尺幅觀歟。抑核實考信爲後世經世務者法歟。曰此臆說也。於前史何據。

愚曰。史遷之敍孔子也。必曰襄公某年。孔子若干歲。昭公某年。孔子若干歲。定公哀公某年。又若干歲。適某國。遇某人答何語。不厭詳也。若舉要求簡。止當云孔子生知好學。周流列國。晚仕魯爲司寇而已。又如曹參敍次戰功甚詳。若舉要則第載其清靜畫一而已。唐書如魏徵、郭子儀、裴度、李德裕皆獨爲一卷。敍其生平歷履獻納。前後鱗次。有年月可考。而陸贄傳載奏議纍纍。舊唐書一萬三千言。新唐書亦萬言。若厭多而削之。諸大賢君子毋乃減色歟。考古者止讀通鑑節要數行足矣。何貴於全史而讀之。曰子後學之寡陋者也。史事所關甚重。毋妄言。即有所疑。姑私誌之以待長者教。愚曰謹受命。遂書之。

讀史質疑一

孝宗令主衆君子滿朝。而災異迭見。爲陰勝之徵。其故何也。曰。咎其在閹宦乎。閹宦之禍。極於王振汪直。以孝宗君臣之賢。改紀新政。僅不至如振直而已。至於怙寵作威。剝民壞法。錮習已成。科道交章。不能勝一蔣琮。則時事可知矣。在易三陰三陽謂之否。夫三陽非不盛也。惟其內小人而外君子。則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而勢不可爲。國家所依毗者文武大臣。今內之司禮操權重於部閣。外之守備列衛先於公侯。以至倉糧市舶貨利所在。莫不以閹宦司之。文武若贅疣然。天下陰邪之毒已深入於膏肓。而諸君子維持補救於肢體之外。故弘治之時。內小人外君子之時也。賢君相方勵精圖治。而太子宮中八黨已伏莽於其側。一旦得志。則毒發而不可制矣。至劉瑾之世。而後謂之陰勝陽微。何見之晚也。若天意則蚤已示之矣。曰若是則閹宦之勢果不可制耶。曰何爲不可也。人主操威福以馭天下。意向所在。人爭赴之。孝宗有

意罷中官。而畏之太甚。此知之不至意之不誠之患也。天下是非不容並立。眞知其非則斷然去之。眞知其亂政則斷然誅之。採臣民之公論。修太祖之舊規。擇其論厚者置之左右。斥其陰賊者終身不齒。復埽除之役。絕與政之門。是在眞知而獨斷之耳。今明知閹宦之壞法也。不曰業已處分矣。則曰姑已之。知其爲惡臭而弗能遠。知其爲蛇蝎而不忍去。徘徊顧慮之間。吾計未決而小人之毒已發。故知不至意不誠。人之大患也。

讀史質疑二

劉謝去長沙。留愚論其臨事中變。君子小人。兩敗俱傷。已獨不失其富貴。可云善宦。右長沙者必謂劉謝持之太激。不如遵旨遣之南京。此其說大誤也。夫小人姑以一遣。緩君子之攻。而君子亦欲姑以一遣。散小人之黨。此自愚之策也。使劉謝允發遣之議。既而中止。不遣何以處之。遣且復召。又何以處之。至此時已受小人之餌。爭之不可。忍之不可。求伸不能。求屈不能。進退無據。究歸一去而狼狽則已甚矣。何如堅持不下。必欲誅之爲光明正大也。此時大勢已去。請誅不免於禍。請遣亦不免於禍。何爲不請誅而甘受小人之愚。不勝牽制之辱。不大可嗤耶。劉謝識力蒼老。眞可爲萬世法。若長沙者保身家享富貴。以云善宦則神矣。若大臣之道。非愚所知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孟子曰。異姓之卿。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此大臣律令也。舍孔孟之訓。無乃爲胡廣之中庸。馮道之長樂歟。曰否否。李公將委曲以濟時也。曰。此又愚之所未解也。昔狄梁公於武后可謂辱身矣。然正言侃論。於羣小無所讓。調

護太子。武后爲之感動。卒能反周爲唐。李公能及其萬一否耶。實錄謂東陽若去。搢紳之禍不知何所底止。此又欺世之論也。武宗之荒淫。劉瑾之凶暴。李公何能阻其分毫。且此時搢紳之禍。自尚書都御史以下。罰米一千二千。以至三百五百者數百人矣。罄貨不充。有至死不宥。若連使楊奇鬻孫女不足株累親戚。如御史彭程者矣。科道查盤以參官。多納賄而者爲稱職。否則必遭箠楚械繫。史謂搢紳自相吞噬。衣冠化爲豺狼矣。差官校察天下官罪。都縣饋贈少不如意。輒怒詈無忌。至遭捶撻矣。御史邵清等杖二十四十。無慮月矣。有荷枷部院門前。若御史劉寓生、郎中劉繹者矣。有奉差懼禍自縊於公署。如給事中都變、都給事中許天錫者矣。五年之中。破家冤死者。不可勝數。搢紳之禍已不知所底止矣。李公拱手坐視而不敢異。偶申救一二人。遂詫以爲善類賴之。則張綵救吳廷舉。劉宇救王時中。亦得爲保全善類耶。至劉瑾欲逮劉健、謝遷、錯其家。東陽徐爲勸解。乃止除名。夫數十年寮友。一言申救。亦人情之常。何容己且謂逮死錯家。足爲劉謝懼耶。顧命大臣。不能除君側之惡。理宜以身殉之。若長孫無忌、褚遂良之謫死。乃其分也。即東陽不在死於瑾芳之手。劉謝不怨也。分之正也。而謂免逮免錯。爲劉謝稱幸。愈益昧於大臣之義矣。且劉大夏不謫戍耶。秦紘不錯家耶。李公又何能一一救之。曰否否。李公與小人同事。此李公所以爲大也。磨不磷。涅不淄。孔子所以爲大也。是說也誤人尤甚。易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嘉遯貞吉。以正志也。將謂孔子遂與奸邪共事。甘悅取容而坐視其爲亂耶。不避陽貨矣。終不仕於貨也。佛肸召。子欲往。公山弗擾召。子欲往矣。卒未嘗往也。蓋始之欲往。以其猶知有善人。或可挽之以入於善。既而審其非我

族類。則經不往矣。知孔子之欲往。而不知孔子之不往。此其爲害不小也。且孟子謂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是桓子於孔子有汲引之力矣。以司寇攝行相事。君相待之不可謂不隆矣。即受女樂一事。何不委婉開悟。姑置此而維持其餘。上不拂魯君季孫之意而已。得優游保位。亦可小小有所匡救。豈非大聖人作用。乃不朝僅三日。遽不稅冕而行。此特幸而出於孔子耳。使出於後人。必以爲負君相之恩。亦可爲之會非迂執即褊淺矣。學者誦法孔子。專稱其猶較而不稱其未嘗三年淹直以同流合汙爲無可無不可。此其害不細也。曰然則李公爲何如人。曰李公文章之士也。與劉謝同朝。則著侃直之風。與芳瑾爲伍。毫露委蛇之態。其不逮王文恪遠甚。其聲華素著。姑借後學。故一時後進競爲之掩飾。而且謚文正以欺後人。後人安可毫欺哉。楊文襄功名之士也。以爲將之智。用之爲相。晚年欲以其術籠絡張桂。而卒爲所敗壞。齎恨以死。智巧之不可恃。如此夫。

正德五年十一月。南京御史張芹言。東陽謀厚有餘。而正直不足。儒雅可觀。而節義無聞。先帝誤以爲賢。臨崩以陛下託之。義當與陛下同休戚者也。劉瑾專權亂政。東陽爲顧命大臣。若出力與爭。彼亦必知所忌。或不至得禍。亦不至死。東陽依阿順從。唯唯聽命。瑾謀逆既成。幸賴陛下英明。任用得人。潛消禍變。東陽得冒功以受賞。夫東陽受先帝之託。乃使瑾荼毒天下。謀危社稷。就使東陽能誅瑾。僅可贖罪耳。今賴他人之力以成功。又安攘之而受賞乎。臣竊見今之大臣。正直者多不容於瑾。在之時。奸邪者多見黜於瑾。瑾之後。惟東陽始終無恙。而又屢邀恩賞。臣不知其何善爲身謀如此也。此疏可爲定

論矣。

讀史質疑三

宋史有道學傳。惟宋史宜有之。周程紹先聖之絕緒。朱子集諸儒之大成。以道學立傳宜也。徐則篤學如蔡西山父子。高明如陸子靜兄弟。純粹有用如眞西山。僅列之儒林。此爲宋史者有識也。元儒如許魯齋、劉靜修、吳草廬、白雲、金仁山。皆有功聖門而許爲最。然終不敢比於程朱。故不立道學傳。此爲元史者有識也。若有明一代。堪立道學傳者誰乎。純正如曹月川、薛文清。不能過眞西山、許魯齋。而光芒橫肆如陽明者。假孔孟以文神宗。藉權謀以標道德。破壞程朱之規矩。蹂躪聖賢之門庭。嘉隆而下。講學者偏天下。人人各樹宗旨。卒之納降於佛老。流遁於雜霸。總以成其爭名利攘富貴之私。辱聖門甚焉。而遡其原始。陽明實爲首禍。如此而列之道學。恐天下後世稍知聖人之道者。必以史臣爲無識矣。愚故疑道學傳可不立也。

讀史質疑四

陽明宜立何傳。曰功在社稷。子孫世封。列之功臣傳宜也。曰陽明倡明絕學。其徒以爲滴血。明宗獨得先聖不傳之祕爾。何知而妄誹若是。曰愚讀論語孟子。惟曰文行忠信。詩書執禮。多聞擇識。博文約禮。博學詳說。未嘗一言及於高妙。其功積力久。悟及一貫者一二人。而其餘謹守成法。誦詩書。習禮樂。爲孝悌謹信之人。天下所以多善人也。要之悟一貫者。心知性命之妙。而不必言。即未悟者。自恂恂於出入孝弟之

間。莫非性命之流行。亦不待言也。象山陽明。必先提所謂本心良知者。舉此以致之於事物。而以下學講習爲支離無本領。其亦舛矣。蓋象山陽明之說禪門。直指人心之說也。聖門無是也。特以身爲儒者。不敢顯然談禪。而借孟子之本心良知。以附會其說。不知孟子所謂本心良知者。孩提愛敬惻隱羞惡之類。必待察識擴充深造自得學問之事。尙多未嘗曰耳本自聰。目本自明。六經皆我註腳也。又未嘗曰致此良知於事物之間。不待卽物而窮理也。夫無問學積蓄之力。而直提此心爲主。以爲施之而無不可。其不至偏陂放誕者幾希。象山門人今日悟道。而明日醉酒罵人。正坐此弊。而猶曰吾獨得孔子之學。誣罔不已甚乎。愚謂假孔孟以文禪宗者此也。陽明恐人攻己。則援古本大學以爲據。此挾天子令諸侯之智也。著朱子晚年定論。此以敵攻敵之術也。以行兵之權謀。用之於講學。其心術險譎。而技窮可知。愚謂藉權謀以標榜德者此也。弘治以前。天下謹守程朱之教。綱紀肅於上。廉隅勵於下。風俗號爲淳美。無敢一言謗議者。至陽明始肆然與之爲難。明斥程朱之非。四書五經。書改面目。遂若朱子無一言之可存者。其徒樂其誕而自便也。人人爭爲新奇之論。以揚其波。而鼓其燄。聖門溫良恭讓之氣象。儒者讀書修身循循善誘之遺矩。蕩然無存。於是人心乖張。發政害事。至於崩潰壞爛而後已。夫弘正以前。尊程朱之教。若彼。隆萬以下。毀程朱之禍。若此。朱陸得失。關平治亂。彰彰較著。而說者欲調停而兩存之。不亦謬乎。弘治己未陽明成進士。其年六月。孔廟災。九月建陽書坊災。蓋陽明之出。孔朱之厄也。天象昭著。人不及知耳。愚謂破壞程朱之規矩。蹂躪聖賢之門庭者此也。曰中庸不言性命乎。爾何病乎。陽明曰。聖賢言性命。有惕然

荒懼勉勉下學之心焉。象山陽明。言本心。言致知。則侈然自大。侮聖蔑經矣。且人心險惡。聖人謂之惟危。詩書名教。防此人心。猶懼不足。而忽有爲任心之學者。爲之誹斥先賢。非毀往訓。使人皆自任其聰明。此甚便於不肖之心。明人欲所以橫流也。若陽明者。亦開阡陌、廢封建、焚詩書、墮名城之徒耳。故陽明之出。聖道之厄也。曰陽而自言其所悟也。爾何爲以禪誣之。曰陽明言知善知惡是良知。是矣。謂爲善去惡是格物。已牽强不倫。猶未甚害於理也。必曰無善無惡心之體。其徒遂舉意知物。悉以無貫之。謂無善惡爲祕旨。知善惡爲權教。詫爲天機漏洩。顏子明道所不敢言。何無忌憚之甚也。夫無善無惡。不過如所謂不思善。不思惡。是明上座本來面目也。非禪而何。且陽明之學。好高求勝。以爲良知之說。高出程朱之上矣。但所謂良知。正佛氏所呵爲昭昭靈靈。第八識不斷爲生死根本者。恐其見嗤於禪人也。故又言無善無惡以蓋之。而其徒遂顯然言禪言仙。謂良知二字足以貫通三教。噫。此又鄙俚之甚。經書傳註所未有也。夫竊良知之說以勝諸儒。又竊無善無惡之說以敵佛氏。此其用心亦勞矣。而究爲佛氏所不許。徐存齋龍溪八十老翁。舍不得良知。終不濟事。欲了生死。須看話頭。存齋服膺陽明。而其言如此。正禪家所譏。儒門澹泊收拾不住者。陽明欲以無善惡屈天下。而學佛者終不之許也。然則陽明欲爲儒而顯叛夫儒。欲竊佛而見嗤於佛。兩無所容。而邪遁之苦亦已甚矣。故隆萬之初。天下學者翕然學佛。不屑言良知。其謹愿者。受戒持呪。禮經懺。求西方。修比丘之行。而黠者掉機鋒。恣橫議。沿李贄之餘唾。不以孔子之是非爲是非。其高者脫略職業。以歇睡名庵。而卑者日沈迷於酒色名利。以爲才情眞率。當是時。儿案有楞嚴

南畢者爲名士。挾妓呼盧裸而夜飲者爲高致。抗官犯上羣譟而不逐者爲氣節。矯詐嗜殺僥倖苟利者爲眞經濟。謹綱常重廉隅者爲宋頭巾。舉天下庠序之士如沸如狂。入則詬於家出則譁於朝。闖獻之形日積於學士大夫之心術。而天下不可爲。故高談必趨於佛老。佛老必趨於奪許。奪許必趨於殺戮。陽明一出。而蓋變天下之學術。蓋壞天下之人心。卒以釀亂亡之禍。彼乃以天下崇尚朱學。比於崇楊墨。指正學爲洪水猛獸。欲身起而救之。不自知其爲倡亂之首。悲夫。我朝鼎新文教。始有倡明程朱之學者。而論者猶曲爲陽明諱。欲挽朱陸而一之。此不深究其本末。徒爲世俗瞻循之態。非所語於學也。有識者將黜陽明之從祀。何道學傳之有。

讀史質疑五

神宗之不豫建東宮也。起於一念晏溺之私。釀爲數十年水火之禍。甚矣人心不可有所偏繫也。然愚尤有憾於當日之爲臣者。凡處人父子之閒最爲不易。申王二輔委婉密陳。宜也。諸臣翠然而譟於廷。何爲乎。諸臣自負忠義。謂於太子有翼戴功。而未知所以處神宗不忍父子天性本不忘傷。而必欲迫其君以不敢不立。故神宗恥於挾制。幾至決裂。則諸臣貪功之過也。且欲忠其子而致仇其父。視神宗貴妃福王不啻若敵國。然知君臣父子之倫。有忠誠肫愛之心者果若是乎。自學術不正。人心乖張。其號爲君子者喜事好爭。不復知有惻怛平情之論。而所遇者天下國家最難區處之事。安望其不至於決裂而糜爛也。猶幸而神宗父子天性皆寬厚。使神宗爲猜忌之主。則諸臣速太子之死。太子爲殘忽之性。則諸臣起弒

廢之端。其幸而不至有此禍者。神宗光宗慈孝之故也。至於名位久定。猝有張差之事。爲輒政之謀者。拙不至此。風顛蔽辜。深得國體。而好事者又從而深文焉。果若所云。必將執鄭妃於君側。廢福王之封。滅鄭氏之族。然後爲盡春秋之法。而太子何以見其父。神宗何以安其子。諸君子不顧也。可謂之愛太子乎。夫保護元子。不使君有廢長立幼之失。而己不居其名。此忠臣之用心也。以保護元子爲名。而必欲彰其君宮闈之私。使之父子兄弟不能相保。傷人骨肉之恩。成己名利之計。此忮心所發耳。非忠臣所爲也。況踵事深文。因之爲門戶。寧喪國而不悔。爲小人者。無足怪矣。不知當日之君子。誠何心也。若世移代遷。前人之夢已斷。而尙論者欲代爲之續夢焉。又愚之所未解也。

右讀史質疑五篇。皆端本澈源之論。末一篇言萬歷間爭國本爭挺擊之事。謂當日諸君子。不免過於深文。無以處神宗。皆由學術之疏。此論亦甚正。又論國本以委婉密陳者爲宜。論挺擊以風顛蔽辜爲深得國體。此則有說焉。讀者不可以文害辭。先生之意。非謂主委婉主風顛者。賢於深文諸君子也。天下固有議論非而心術光明者。有議論是而心術晦昧者。自學術既壞。一二正人君子。雖懷忠愛之心而議論偏拘。適爲晦昧者藉口。此所謂五穀不熟。不如荑稗也。然荑稗豈得遂傲五穀耶。彼留侯之招四皓。田叔之燒獄辭。皆君子事也。非當日諸臣所可附會。先生蓋嘆息痛恨於陽明之學。是處人材釀成世禍。惜五穀之美種不熟。豈爲荑稗左袒哉。陸隴其跋。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郝雪海先生筆記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平

G一五一五上

（本書校對者董雲霆）